

國語與國文

新中華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語與國文** 第一冊

目錄

頁數

一	建設雜誌發刊辭	孫文	一
二	愚公移山	列子	二
三	旅行的動機	孫福熙	三
四	東行隨感錄	李哲生	五
五	三峽	酈道元	八
六	下江陵	李白	九
七	武陵春	辛棄疾	一〇
八	威權	胡適	一〇
九	無畏	林百克著 徐植仁譯	一一
一〇	疆項令	范曄	一四

- 一一 岳飛之少年……………一六
- 一二 滿江紅 岳飛……………一八
- 一三 夢見媽媽 盛炯……………一八
- 一四 支那婦人 胡雲翼……………二〇
- 一五 沈雲英 夏之蓉……………二三
- 一六 征夫詞及征婦詞 劉績……………二四
- 一七 前出塞 杜甫……………二五
- 一八 想飛 徐志摩……………二五
- 一九 自由祖國之祖 梁啟超……………二七
- 二〇 海邊 太戈爾著 鄭振鐸譯……………二九
- 二一 滄浪歌……………三一
- 二二 金縷衣 杜秋娘……………三一
- 二三 匆匆 朱自清……………三一

二四 倥傯 王世穎……………三四

二五 爲學 彭端淑……………三七

二六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三八

二七 傷仲永 王安石……………四〇

二八 不朽的人豪 成仿吾……………四二

二九 『和平』『奮鬪』『救中國』 汪精衛……………四四

三〇 哀思 西澄……………四七

三一 志未酬 梁啟超……………五二

三二 立志 高一涵……………五三

三三 人事與天行 赫胥黎著 嚴復譯……………五五

三四 戰氛 伏園……………五七

三五 渴殺苦 劉大白……………六二

三六 苦旱行 張綱孫……………六二

三七	收穫	綠漪	六三
三八	山陰道上	徐蔚南	六八
三九	遊黃山記	袁枚	七二
四〇	遊新都後的感想	袁昌英	七六
四一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啟超	八二
四二	荒蕪了的花園	鄭振鐸	八五
四三	新加坡洪家花園記	郭嵩燾	八八
四四	觀車利尼馬戲記	閔萃祥	九〇
四五	籃球比賽	葉紹鈞	九四
四六	婺州鬪牛俗	陳其元	九九
四七	貓的天堂	左拉著 劉半農譯	一〇二
四八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魯迅	一一一
四九	說自由	章炳麟	一一四

五〇	寄小讀者通訊十七	冰心	一一五
五一	濟南城上	楊振聲	一一八
五二	任公畫像贊	彭紹升	一二七
五三	最後一課	都德著 胡適譯	一二九
五四	少年筆耕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一三五
五五	廉恥	顧炎武	一四七
五六	取義	孟子	一四九
五七	你發了財回來了	孫俚工	一五〇
五八	文天祥		一五五
五九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一五七
六〇	街之樹	愛羅先珂著 胡愈之譯	一五九
六一	可憐憫者	周作人	一六一
六二	新製布裘	白居易	一六三

六三 雪後 康白情……………一六四

六四 生機 沈尹默……………一六五

新中華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語與國文** 第一冊

一 **建設雜誌發刊辭**

孫文

我中華民國，以世界至大之民族，而擁有世界至大之富源，曾感受世界最進化之潮流，已舉行現代最文明之革命，遂使數千年一脈相傳之專制爲之推翻，有史以來未有之民國爲之成立。然而八年〔一〕以來，國際地位，猶未能與列強並駕；而國內則猶是官僚舞弊，武人專橫，政客擣亂，人民流離者，何也？以革命破壞之後而不能建設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二〕。吾黨同志，有見及此，故發刊建設雜誌，以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爲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爲易行之功，由是萬衆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三〕者：此建設雜誌之目的也。茲當發刊之始，予樂而爲之祝曰：「建設成功！中

華民國之建設迅速成功！

本篇採自建設雜誌。

注 「一」是文作於民國八年八月一日。「二」不知所以建設之道，卽孫先生所謂「行易知難」也。「三」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係美總統林肯之言。

二 愚公移山

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一〕，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二〕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曹畢力平山，以便出入，可乎？」衆皆相許。

其妻獻疑〔三〕曰：「以君之力，曾不能平一小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衆曰：「投諸渤海〔四〕之尾。」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鑿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汝之殘年餘力，曾不能

毀山之一毛〔六〕，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歎曰：『汝心之固〔七〕，固不可解；曾不若孀妻弱子。我雖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

本篇節自列子湯問篇，略加刪改。

題解 本篇爲寓言，篇中人名皆假設。

作者生平事實 列子，名禦寇，戰國鄭人，其學本於黃帝、老子，所著書曰列子。

注 〔一〕太行，當作太行，山名。主峯在山西晉城縣南。王屋，山名，在山西陽城縣西南。〔二〕懲，彳，平。苦也。〔三〕獻疑，猶言致難。〔四〕渤海，畧入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間之內海。〔五〕齷，彳，去。男女七歲時或易齒謂之齷。〔六〕毛，草木也。〔七〕固，執一不通也。

三 旅行的動機

孫福熙

獅有四條腿，攀到岩石的頂上，伸頭出樹梢，探望羣獸的蹤跡；有時

跳到深谷中，痛飲瀑布根處清涼的泉水。鶴有兩條腿，涉過沙灘浮在波濤中洗澡；又有兩隻翼，飛上雲霄長嘯震天地。就是被人馴養的雞鴨，牢籠了一晚，在早上被放出來時，還知記念他們已失的本能，提起兩足，鼓動兩翼，飛上石級或籬笆。生在水中的魚，也長許多鰭，龍門〔龍門〕之水往下流，他卻逆水向上游；他們渡過太平洋，從亞洲游到美洲，又渡過大西洋，從美洲游到歐洲。螢是小蟲了，然而也知道可惜時間，攜燈夜遊。就是些小的蜉蝣，也知利用頃刻的生命，作幾度岸邊與水面間的飛舞。我的肢體之不如蟲魚鳥獸，還不是我個人的過失；我的肢體之漸趨於懈怠，實在是我的大恥辱！

※ ※ ※ ※ ※

凡是船，不論有無驚濤怒浪，都要開出去；倘若他想安靜些，怕顛覆，或怕打動如鏡的水面，水便要迫他生綠苔如人之被迫於年齡而生鬚髭。世間沒有所謂安靜的存在，即使你宣言你是睡眠了，你就會遇見夢的驚擾。

；即使你宣言你是死亡了，你就會遇見豺狼蠅虻。你怕走在車前，被車馬追逐；但當走在他的後面時，你就一口一口的吃他簸揚起來的塵沙。……倘若是一條箭，雖然沒有人放在弓弦上，也該出發去找他的靶子。倘若是一葉風箏，沒有飛起來，那裏能彀知道風之東或西。我跳起來，雖然我的四肢無力；我飛起來，雖然我沒有翼。我該去認識我所不認識的事物！

本篇節錄大西洋之濱。原書是著者在法國時的遊記。

注 [一]龍門，在山西河津縣與陝西韓城縣之間，夏禹所鑿，以通黃河。

四 東行隨感錄

李哲生

第一日，泊萬縣〔一〕，便是舊曆中秋日。萬縣那地方，烏合蜂屯的各種軍隊很多，上岸異常危險，我便不上岸。對着這空江夜月，異常清爽；若不是艙位的狹窄汗垢，人聲的擾攘喧譁，便真是佳境了。第二日，經過有名的三峽〔二〕，抵宜昌〔三〕，風景之美，真不能用文字言語形容。人說山水之美如畫，像這樣峯奇勢詭，移步換形，便畫也畫不出。

忠州石堡寨

〔四〕

，一層層堆上高峯，很可觀。再下過夔州

〔五〕

，昭烈

廟〔六〕在山半，卽是白帝城〔七〕遺址。八陣圖〔八〕在下面江中，水深輪疾

看不見。夔府以下，遠遠便見了夔門〔九〕，兩面山腳伸入水中，江面極窄

，遂入了夔峽，灑瀨堆〔一〇〕便在前面。北岸有羊腸細路一條，異常危險，

乃是拉上水船的繚路，從前還沒有，是鮑超〔一一〕出鉅金雇人鑿的。船行數

十分鐘，過了夔峽，山勢稍開。頃刻過了巫山縣〔一二〕，入巫峽了。夔峽三

十里，巫峽一百二十五里，都是高峯刺天，崖壁並無大樹，全露石骨，現

出着翠如玉的顏色；或是苔蘚蒙茸，萬丈青綠，中間夾雜着黃銅色的石骨

，不生寸草，日光映着，好像黃金闕〔一三〕一般。山峯的形狀，千奇百怪，

有筆管一般的尖峯；有圓錐形的，三稜形的；上豐下銳的，上懸下削的；

扁形平頂如門扇的，如城闕的：總之不是我們平時懸想得出。巫峽過去，

叢樹中露出白色的小廟，門上有「玉皇觀」三字，那便是古代的黃陵廟〔一

四〕。山上無數洞穴，有人在穴中建屋居住；此外草樹中的人家，豆人寸屋

，隱現其間。有時兩山夾江，日光斜射，此岸山的陰影，遮着彼岸山的一部；船在中行，只覺得陰晴不定，變幻恍惚。峽裏風力猛利，吹人欲倒，呼呼的耳目閉塞，白浪激起數尺，全江震動。我形容三峽，費了無數筆墨，還不能得其萬一。總之夔峽很短，他的好處是深厚，是蒼秀；巴峽與巫峽略同，但江路回環，較覺變幻。此外經過諸峽，都不過數里。又過歸州〔二五〕的香溪〔二六〕，溪水淡綠色，一清澈底，傳說是漢代王嬙〔二七〕的生地。到了宜昌，山勢便盡了。

本篇採自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選輯的國文讀本。

注 〔一〕萬縣，在四川東部長江西岸。 〔二〕兩山夾水曰峽。西陵峽（卽巴峽）、巫峽、

瞿塘峽（卽夔峽），合稱三峽，地當川鄂交界，巴山與武陵兩脈銜接處，兩岸皆山，長江貫其中。 〔三〕宜昌，縣名，在湖北省，爲沿江商埠。 〔四〕忠州，在萬縣上流長江西岸，現改

忠縣。石堡寨，地名，在忠州下流五十里，萬縣上流二十里；其地因山巒石爲堡寨，建築極壯美。 〔五〕夔，ㄅㄨㄟˋ，平。夔州，舊府名，府治今改奉節縣，在萬縣下流長江北岸，屬

四川省。〔六〕昭烈廟，祀蜀漢先主劉備。〔七〕白帝城，距奉節縣東十三里。東漢初公孫

述據蜀，殿前之井，現有白龍，自稱「白帝」，因名此城爲白帝城。劉備死於此。〔八〕八

陣圖，蜀漢諸葛亮所作，聚細石爲之，歷然棋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

，悉廣九尺，凡六十四聚，近爲人散亂。夏季每爲水沒，冬則水枯復見。〔九〕夔門，地名

，取義爲夔州之門戶。〔一〇〕瀨，去。灩澦堆，爲一高十餘丈之危石，矗立江心，江

流至此，岸窄底深，漩渦急疾，號稱最險。〔一一〕鮑超，清奉節人，勇敢善戰，太平天國

之役，曾爲清廷出死力。〔一二〕巫山縣，在四川東部長江北岸，過此卽湖北省境。〔一

三〕闕，くし，入。門觀也。古者宮門外，樹兩觀於其南，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

〔一四〕黃陵廟，在宜昌縣西黃牛峽，一名黃牛廟。〔一五〕歸州，在湖北西部長江北岸，今

稱秭歸縣。〔一六〕香溪，與兵書峽相連，其地曰明妃村。〔一七〕嬋，方一尤，平。王嬋

，漢元帝宮女，字昭君，後以賜匈奴呼韓邪單于。晉時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又稱明妃。

十五 三峽

酈道元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

亭午〔一〕夜分〔二〕，不見曦月。

至於夏水襄陵〔三〕，沿泝〔四〕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五〕，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六〕，不似疾也。

春冬之時，則素湍淪淪，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七〕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作者生平事實 酈道元，字善長，後魏范陽人。著有水經注，本篇即自水經注節錄。

注 〔一〕亭，至也。午，日中也。〔二〕夜分，夜半也。〔三〕襄，上也，謂水勢湧上

山陵也。〔四〕順流而下曰沿，逆流而上曰泝。〔五〕江陵，今縣名，在湖北省，舊荊州府

治。〔六〕奔，謂馬之奔者。乘奔、御風，形容其行之疾。〔七〕巴，古郡名，郡治在今四

川省巴縣。

十六 下江陵

李白

三峽 下江陵 武陵春 威權

山。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

作者生平事實

李白，唐時人，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性豪放，

富有文學天才，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所作詩高妙清逸，與杜甫齊名。後人輯其詩

文爲李太白集。

又七

武陵春

辛棄疾

走去走來三百里，五日以爲期。六日歸來已是遲，應是望多時。 鞭
個馬兒歸去也，心急馬行遲；不免相煩喜鵲兒，先報那人知。 〔二〕

題解

武陵春，詞調名。

作者生平事實

辛棄疾，宋歷城人，字幼安，號稼軒。爲人豪爽尙氣節，所交多海內知

名士。工詞，著有稼軒集。

注 〔一〕俗謂喜鵲鳴爲報喜信，故云。

八 威權

胡適

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着的奴隸替他開礦。他說：「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

本篇採自嘗試集。

九 無畏

林百克著
徐植仁譯

中山手造民國，震古鑠今。我們見了他這種偉大的事業，不可不知道他成功的法子。他的建造民國的法子就是「卓然無畏」。他從不知道「怕」是什麼。他的勇敢之氣充塞於精神和身體上，而用智慧以駕馭，很像放礮瞄準的時候，高下隨心而定。

倘使遇到一個小的危險，中山並不用他的勇氣出來，不過溜過去就完

了。倘使遇到了大的危險，他的勇氣就奮發起來了。他的一個黨徒說：「隨便怎麼快的槍總打不着孫先生的，因為他的如雷的手腕，應付危急的情形，比彈殼爆裂都快。」這個譬喻可以用於中山的。

著者可以用他有一天晚上在上海應著者邀請赴筵的事實，表明他不怕懼的性質。在這個忙的時候，著者住在上海虹口〔二〕那邊叫鬧北〔三〕的地方。到那裏的時候，要經過許多壞的中國人住的地方。在那一帶，吵鬧打架天天發生，暗殺也時常有的。

這是一個紊亂的時期（一九一九年七月），有一個鄰省的長官在幾天以前被人殺死。在中山和他的夫人來的一個鐘頭以前，著者覺得在著者家裏同黃浦灘〔四〕中間的鄰近地方是很危險的。著者再告訴著者的妻這種危險。

著者覺得教中山從四川路來是不大妥當的，於是想打電話給中山，要從著者家裏改到阿斯脫飯店。但是他那時已經同孫夫人離開家裏在路上來

了。我們於是很爲擔心。

於是車輪轉動的聲音從小園邊響過來，中山他們在一輛開敞的馬車裏出現了。他穿了一件白的長衫，似乎很可以做瞄準放槍的東西。

這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們並不說起我們的恐慌，不過在分別的時候，著者向中山說道：『博士，讓我用一輛有蓋的汽車送孫夫人和你回去。』

他回答道：『謝謝你！今夜很熱，讓我們坐敞車回去罷。』

著者見了這個難處，引中山到一邊，說出著者的恐慌：怎麼樣他要經過很危險的地帶，怎麼樣他的敵人可以在不防備的時候襲擊他，怎麼樣著者在法庭上看見被刺的長官的妻，這個長官在人力車上被刺客槍殺的。

中山聽了這些話，笑了笑，好似著者告訴了他一樁有趣的笑話。

他後來說道：『無意識的！沒有什麼危險。』

著者從新請他讓著者用閉緊的車送他們回去；告訴他時候已晚，四川路光線不充足，又要經過紆曲的小路。這些話都沒有效果。在愉快的態度

中，他叫他的馬車過來，又談了好一會，他的臉上依然表現很快樂，說了一聲「再會」，就去了。

我們知道中山已經安然到家纔放了心。

著者希望這一樁小事，使讀者可以知道中山不恐懼的心理的一斑。

本篇節錄孫逸仙傳記。

作者生平事實

林百克

Linebarger

，

美國人，

曾在上海

業律師，

與孫中山先生相交甚

久，相知甚深。

注

〔一〕虹， $\Gamma \times \angle$ ，平。

虹口，在上海公共租界，從蘇州河迤東至楊樹浦的總稱。

〔二〕閘北，在新閘以北，故名。其地北連寶山縣境，南接公共租界。

〔三〕黃浦灘，黃浦江

濱路名，北自公共租界之外白渡橋起，南迄法租界之十六鋪。

XI ○ 疆項令

范曄

董宣〔一〕

爲洛陽〔二〕

令〔三〕

時，湖陽公主〔四〕

蒼頭〔五〕

白日殺人，匿

主家，更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六〕；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主卽還宮訴帝^{〔七〕}，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以公主故，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

帝令小黃門^{〔八〕}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九〕}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一〇〕}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乃不能行於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一一〕}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一二〕}諸吏。

由是，宣搏擊豪彊^{〔一三〕}，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一四〕}董少平。」

本篇節錄後漢書董宣傳，略加刪改。

作者生平事實

范曄，南朝宋人，范泰子，字蔚宗。博涉經史，善屬文，能隸書，曉音

律。始爲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各家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注 〔一〕董宣，字少平，東漢陳留人。性剛直，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後徵爲洛陽令，在縣五年，卒於任，帝遣使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葬以大夫禮。 〔二〕洛陽，東漢首都，今河南洛陽縣。 〔三〕令，漢法，縣萬戶以上爲令，不及萬戶爲長。後世稱知縣事者曰令，本此。 〔四〕湖陽公主，光武帝之姊，鄧晨之妻。 〔五〕蒼頭，奴也，謂以青布裹頭。 〔六〕騶，方馬，平。騶乘，古乘車在左右之人也。漢書師古注：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倒。是以戎車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騶乘。 〔七〕帝，指光武帝。帝名秀，字文叔。 〔八〕小黃門，卽宦者。 〔九〕彊，く一尤，上。勉彊也。 〔一〇〕白衣，古未仕者著白衣。史記：『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 〔一一〕彊，く一尤，去。彊項，謂彊強不肯低頭也。 〔一二〕班，分與之也。 〔一三〕彊，く一尤，平。彊橫也。 〔一四〕枹，ㄊㄨ，平。擊鼓杖也。古時有警，則鳴鼓警衆。枹鼓不鳴，言其地方治安也。

岳飛之少年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一〕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二〕，水暴至，母姚氏，抱飛坐巨甕中，衝濤乘流而下，及岸，得不死。

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三〕及孫吳兵法〔四〕，家貧，拾薪爲燭，誦習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五〕，能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六〕，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筈〔七〕；再發，又中。同大驚，以所愛良弓贈之。飛由是益自練習，盡得同術。

未幾，同死，飛悲慟不已。每值朔望，必具酒肉，詣同墓奠而泣；又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醉〔八〕。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應曰：『惟大人許兒以身報國家，何事不可爲？』

本篇依據宋史岳飛傳及宋章穎著岳飛傳作成。

注 〔一〕湯陰，今河南湯陰縣，宋時屬於相州。相州，今河南安陽縣。〔二〕內黃，今

河南內黃縣。〔三〕左氏春秋，一名左傳，孔子作經而左丘明作傳。〔四〕孫吳兵法，孫武

、吳起之兵書也。〔五〕冠，古者男子年二十始行冠禮。〔六〕的，箭靶也。〔七〕管，

×Y，入。同括，箭末曰管。〔八〕酌，勿×入，去。祭奠時以酒灑地也。

× 一 二 滿江紅 本意

岳 飛

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一〕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二〕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題解 滿江紅，詞調名。

注 〔一〕靖康，宋欽宗年號。時徽欽二帝被金人虜去，故云。〔二〕賀蘭山，在現在寧

夏省城之西。〔三〕匈奴，北狄之一族；此蓋指金人而言。

一 三 夢見媽媽

盛 炯

我的媽媽，正在撫着我的額角悲啼；猛然一聲礮響，把我從夢中驚起！媽呀！你剛纔爲什麼這樣悽慘，這樣傷悲？莫不是風雪殘年的寒宵，你切念着天涯飄泊的愛兒！

媽呀！兒此時正臥在積雪的戰場，飽嘗着人間艱苦的滋味；衣單被薄，腹內苦飢，朔風吹凍了兒的熱血，積雪浸透了兒的征衣。

媽呀！兒現在所聽到的，只有槍聲斷續，戰馬長嘶，寒村的犬吠，午夜雞啼。兒現在所看見的，只有明滅的燈火，飄蕩的旌旗，樹梢月冷，天上星稀。——但不知明夜此身，又在何處。

媽呀！兒豈是爲着黨國，便把美麗的故鄉忘記；只因爲這遍地的荊棘，挂住了我心頭的萬縷歸思！誰不夢想着骨肉的團聚？誰不貪戀着家庭的甜蜜？不過要實現小我〔二〕的理想，必須先補好大地的瘡痕。看啊！這原上躺着許多的僵屍，那一個不是他媽媽的愛兒？

本篇採自貢獻。

注「二」小我，即小己，謂個人也，係對大我而言。

一四 支那婦人

胡雲翼

克羅河的戰線，延長到一千三百里了。兩邊射擊的礮聲，都城已經隱隱聽到。從都門到克羅河附近的火車，每日夜開二十七班，沿途只聽着汽笛的轟叫，往來如梭。開去的一列列車，裝滿了少年和壯年的兵；在這些滿載的兵士裏面，有的是農人，有的是工人、學生、商人和教員，現在都開到克羅河去防守邊疆的第三道戰線了。他們都笑嘻嘻地連袂上車，似乎不曾了解戰爭的恐怖；樹上的黃鶯兒都已嚇住不敢調舌了，他們卻儘唱着「祈戰死」的悲壯的軍歌。幾個新聞記者等在車站探詢前線的消息，只見列列的回車，滿載傷兵回來，預備醫好創口，第二次上戰場去。

大元帥下令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男子，一律開赴前敵，婦女擔任警察和看護，小孩和老頭子守家。所以在火車上，除了壯丁和稀有的紅十字婦

女救護隊外，絕沒有看見一個老人和孩子。

第一千零三十七次的軍車，只差五分鐘便要離開都城車站了。一個龍鍾老婦人挾着她的瘦削而年輕的兒子，負着槍走上車來，逗引起全車箱人的注視，都集中到咕嚕着口裏嘆氣的奇異老婦人的動作。

老婦人的動作的確是有些失了常態，幾點簌簌的枯淚在她的臉上滾下來了。全車箱的人大譁。

『支那婦人！支那婦人！』全車箱都嚷起來。

『老姆，你不是不應流下這樣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眼淚嗎？你應該知道你的兒子爲國戰死，是你母性無上的光榮喲！』一個白衣紅條子的看護婦過來，不屑似的挽勸這位神經失常的老婦人下車。她忽地站起來，瞪着白眼，緊握着她兒子的手，注視車內苦笑着，歎口氣：

『支那婦人嗎？實在太酷了，太酷了！唉，若是諸位年輕人知道我爲什麼流淚以後，總不會這樣酷視我吧！我最大的兒子奉密令去謀炸魯堡兵

工廠，被敵人投到鍋鑪裏，骨化成灰了。第二個兒子在飛機上負傷跌下來成了粉碎。第三四個兒子都葬在第一道戰壕裏了。昨天我剛送他六十歲的爸爸冒着壯丁去葬送在第二道戰線，今天我又送我病後還未復原的第五個兒子，最末的一個兒子去防守第三道戰線了。我恨我沒有第六個第七個兒子去防守以後的戰線，我恨我是不中用的老婦人了，我沒有愛子再送赴前敵的光榮了，老淚不期然的掉了下來！」

『老姆，老姆，德意志民族的老姆！』看護婦抱着她，吻着她慈祥的臉，全車箱的少年兵士都脫下帽來，高呼：『德意志民族的老姆！』

汽笛一叫，幾千可愛的健兒又送到克羅河戰場去了。只剩下老婦人呆站在車站上，冥想改扮男裝應募去防守第三道戰壕邊的烏沙嶺礮臺。

本篇採自西泠橋畔，文爲小說。

注 「一」支那婦人，外國人稱我國曰China；此乃外人之偏見，以爲我國婦人，富

於家族感情，而無國家觀念也。

才一五 沈雲英

夏之蓉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一〕，張獻忠〔二〕破武昌〔三〕

，過洞庭〔四〕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戰歿。雲英年十七，

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五〕，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六〕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

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起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七〕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

郡守上功〔八〕，詔贈〔九〕至緒副總兵，加雲英遊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

雲英，會稽〔一〇〕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一一〕，四時不絕

。……

作者生平事實 夏之蓉，字美裳，號體谷，清江蘇高郵人。雍正進士，嘗督學湘粵。

注 [一] 道州，今湖南道縣。 [二] 張獻忠，延安衛人，明末流寇巨魁，連擾山、陝、

河南、兩湖、等地，最後入川，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多。 [三] 武昌，今爲縣，在湖北

省。 [四] 洞庭，湖名，爲我國第一淡水湖，在湖南省。 [五] 烏合，言其如鳥之集合，人

數雖衆而無紀律也。 [六] 孰與，猶言何如。 [七] 蹂，足相踐踏也；藉，屍相枕藉也。

[八] 奏上其守城之功也。 [九] 加死者爵位曰贈。 [一〇] 會，ㄅ ㄨ ㄩ，去。會稽，縣名，

明清時與山陰並爲浙江紹興府治；今廢爲紹興縣。 [一一] 麻灘，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

一六 征夫詞及征婦詞

劉 績

征夫語征婦：『死生不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視襟中兒！』

征婦語征夫：『有身當殉國；君爲塞 [一] 下土，妾作山頭石 [二]。』

作者生平事實 劉績，明江夏人，字用熙，號蘆泉。弘治進士，官至鎮江知府。著有三

禮圖、六樂說、管子補注。

注 [一] 塞，邊城也。 [二] 武昌北山有石，狀如人立。相傳昔有貞婦送其夫從征於此

，望夫，化爲石。

一七 前出塞

杜甫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題解

前出塞，對後出塞而言，樂府橫吹曲名。

作者生平事實

杜甫，唐襄陽人。字子美，又字少陵。肅宗時，爲工部員外郎。善詩，

多憂國傷時之作，與李白齊名，並爲唐代二大詩家。著有杜工部集。

一八 想飛

徐志摩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而莫之天闕者』^(一)；那不容易見着。我們鎮上東關廂外有一座黃泥山，山頂上有一座七層的塔^(二)，塔尖頂着天。塔院裏常常打鐘，鐘聲響動時，那在太陽西曬的時候多，一枝豔豔的大紅花貼在西山的鬢邊迴照着塔山上的雲彩。——鐘聲響動時，繞着塔頂尖，摩着塔頂天，穿着塔頂雲，有一隻兩隻有時三隻四隻有時五

雙六隻。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餓老鷹」〔三〕，撐開了灰蒼蒼的大翅膀，沒挂戀似的在那裏盤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風中涵着，彷彿是按着塔院鐘聲的波盪來練習圓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時所見的「大鵬」〔四〕。有時好天擡頭不見一瓣雲的時候聽着「藐憂憂」的叫響，我們就知道那是寶塔上的餓老鷹尋食吃來了。這一想像半天裏禿頂圓睛的英雄，我們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彷彿豁出了一鏗鏗鐵刷似的羽毛，搖起來呼呼響的，只一擺就沖出了書房門，鑽入了玳瑁鑲邊的白雲裏玩兒去，誰耐煩站在先生書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難的書！啊，飛！不是那在樹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兒的飛；不是那湊天黑從堂匾後背沖出來趕蚊子吃的蝙蝠的飛；也不是那軟尾巴軟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飛。要飛就得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的飛，一翅膀就跳過一座山頭，影子下來遮得陰二十畝稻田的飛，到夜晚飛倦了。就來繞着那塔頂尖順着風向打圓圈做夢……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着够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

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裏去，到雲端裏去！那個心裏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這彈丸在大空裏滾着，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到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纔是做人的趣味。

本篇節錄自剖。

注 「一」語見莊子。天，一么，上，折也。闕，己，入，遏止也。莫之天闕者，言所之，無所挫折而遏止也。「二」鎮爲浙江海寧縣的硤石鎮。鎮外有雙山——東山西山，塔在東山上。「三」沿滬杭鐵路一帶，俗稱爲「餓老鷹」，言其見物卽攫，似無飽時也。

「四」鵬，父乙，平，古稱鳥類之最大者。莊子：「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皆形容其大而實無是鳥也。

一九 自由祖國之祖

鄭振鐸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民族「」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荷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此；「」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緒，於以萌芽。

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四〕，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富漸臻；至千七百七十五年，遂瀰漫於十三州〔五〕之地。旋建義旗，與英苦戰八年，卒獲勝利，成地球上一大獨立國；〔六〕即今之美國是也。

那是寶島

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立於大西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七〕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非前

顯解 自由祖國指美國，因美人為世界最早求自由之國民，美國為世界最早自由建設之民主國，故云。

注 〔一〕指盎格魯撒克遜 Anglosaxon 民族。〔二〕百有一人，或說百有二人，係英國

清教徒，初由本國徙居荷蘭 Holland，後乘五月花船 May Flower，渡大西洋而至美洲。

〔三〕十七世紀時，英國宗教改革，清教徒不容於政府，備受壓迫，故百有一人寧去本國而別求自由之世界。〔四〕普利摩士 Portsmouth，地名，在波士頓 Boston 北。〔五〕十三州爲：紐漢舍 New Hampshire、麻薩邱滋 Massachusetts、紐約 New York、康奈的克脫 Connecticut、羅得 Rhode、本薛文尼亞 Pennsylvania、紐日西 New Jersey、德拉華 Delaware、馬理蘭 Maryland、佛及尼亞 Virginia、北加羅里那 North Carolina、南加羅里那 South Carolina、喬治亞 Georgia。〔六〕美本英之殖民地，戶口既繁，財富既闢，英政府欲課以重稅，十三州居民同盟拒之，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宣告獨立；與英軍苦戰八年，至一七八三年九月，英始承認其獨立。於是開聯邦會議，制定憲法，建立民主國。〔七〕華盛頓 Washington，佛及尼亞人，獨立戰爭時美軍之總司令，建國以後，被舉爲總統者二次。

110 海邊

小孩子們會集在這無邊際的世界的海邊。

無限的天穹靜止的臨於頭上，不息的海水在足下汹涌着。小孩子們會集在這無邊無際的世界的海邊，叫着，跳着。

太戈爾著
鄭振鐸譯

八
125

他們拿沙來建築房屋，拿空貝殼來做遊戲；他們把落葉編成了船，微笑的把他們放到廣大的深海上：——小孩子們在這世界的海邊，做他們的遊戲。

43

他們不知道怎樣泅水，他們不知道怎樣放網。採珠的人爲了珠下水，商人在他們的船上航行，小孩子們卻只把小圓石聚了又散。他們不搜求藏寶；他們不知道怎樣放網。

海水帶着笑掀起波浪，海邊也淡淡的閃耀着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濤，對着小孩子們唱無意義的歌曲，很像一個搖動她孩子的搖籃時的母親。海水和小孩子們一同遊戲，海邊也淡淡的閃耀着微笑。

小孩子們會集在這無邊無際的海邊。狂風暴雨飄遊在無轍跡的天空上，航船沈碎在無轍跡的海水裏，「死」正在外面走着，小孩子們卻在遊戲。在這無邊無際的世界的海邊上，小孩子們大會集着。

本篇採自新月集。

作者生平事實

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九年生，印度哲學家兼詩人。他的

思想，以爲宇宙有永遠的理想，人如果和自然一致生活，便可實現這理想。

二二 滄浪歌

滄浪〔一〕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二〕；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題解 滄浪歌，古歌謠。

注 〔一〕滄浪，水名，卽漢水。〔二〕纓，一乙，平。冠系也，所以結冠之組。

二二 金縷衣

杜秋娘

勸君莫惜金縷衣〔一〕，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題解 金縷衣，曲調名。

作者生平事實 杜秋娘，唐金陵女子。

注 「一」金縷衣，金絲織成之衣也。

二三 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

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更伶伶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迹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本篇採自踪跡。

二四 倥偬

王世穎

二十天來，一處地方，還沒有耽擱過四天以上。人事總算是倥偬了，苦卻不覺得什麼！

這是我近來思想上的轉變，在錢塘江〔一〕上，偶而想到幾句話來，這話是：——

『大水沒有波浪，

無以見其雄勁；

人·世·沒·有·波·浪。

也·徒·見·其·平·庸·而·已。

誰說人生不好有波浪，

更誰說人生不應有波浪！』

倥偬底經驗，證實了這句話在我確乎是有意義的。動底概念〔二〕，於

是侵佔了我這時的全部生命。

人事是倥傯，人並無所謂倥傯。有了事，人纔倥傯。倥傯成立的原素：第一在乎事，人還是第二個條件啊！事底好歹，反正在做事的人看來，凡要做的總是應做的事，我們似乎也不必再查考底細了。古今人忙的都是事。如果話說過頭一點，也可以說要做人便要做事，沒有事做，人也不成其爲人了。所以人底成立底條件，事便是個重要的。我們閉了眼睛想想看，如果有人連呼吸都不要費力，做人還有什麼意味。老嫗拏了佛珠，唸唸有詞，伊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沿街的流氓，努着嘴無意中吹出小調底音節來，也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人事倥傯，在意義上，在文法上，都是無可詰難，顛撲不破的。

※ ※ ※ ※ ※

大海裏的波浪，水底倥傯使之然；人世間的波浪，人底倥傯使之然。波浪是孕育在倥傯裏的，在娘胎裏是一體，分娩以後，也那裏脫得掉母子

底關係！

沒·有·光·波〔三〕，日·月·山·川·之·美，不·會·入·我·眼·簾；沒·有·聲·浪，黃·鐘·大·呂〔四〕之·音，不·會·入·我·耳·鼓。火·車·要·從·平·地·上·直·達·險·峻·的·山·巔，所·取·的·軌·路，是·波·紋·形·的〔五〕；輪·船·在·大·戰·時·期·內·從·這·洲·到·那·洲，因·為·要·避·水·雷〔六〕，航·海·線·也·是·波·紋·形·的。沒·有·波·浪，一·切·都·完·了。越·是·要·到·奇·險·新·穎·的·境·地，越·是·要·有·波·浪。波·浪·底·起·伏·不·平，便·是·動·底·概·念·底·具·體·的·表·現。在·波·浪·裏·做·人·原·本·不·稀·罕，這·是·應·該·的；不·敢·在·波·浪·裏·做·人，也·未·免·太·不·會·做·人·了。人·們·！·倥·偬·是·我·們·底·本·分，在·狂·瀾·裏·打·幾·個·旋·轉，多·一·點·努·力，彼·岸·就·近·一·點。望·洋·興·嘆，終·於·是·無·用·的·吧！

本篇採自倥偬。

注 〔一〕錢塘江，河流名，下流曲折成「之」字形，一稱之江，又稱浙江。〔二〕就種

種觀念，概括其相類似者，而成一共同之觀念，曰概念。〔三〕光的進行成波浪形，故稱光

波。〔四〕黃鐘大呂，皆樂名。〔五〕自下而上垂直進行難，故軌道築成波紋形，取斜方向

而行。「六」水雷，軍器名。裝置炸藥，設於水中，用以轟敵之船艦者。

二五 爲學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一〕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二〕之鄙〔三〕，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四〕，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立者也。

作者生平事實

彭端淑，字樂齋，清四川丹稜人，雍正進士；著有白鶴堂集。

注 〔一〕屏，勺一ノ，去。除也。 〔二〕今四川省地，古蜀國也。 〔三〕邊邑曰鄙。

〔四〕浙江定海縣東海中有普陀山。凡僧言朝南海者，卽至普陀山進香也。

二六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借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一〕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二〕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笈、曳履，行深山巨谷中，窮寒^{〔三〕}，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勁^{〔四〕}，不能動，媵人^{〔五〕}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六〕}皆被綺繡，戴珠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七〕}，燁然^{〔八〕}若神人；余則縕袍^{〔九〕}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

今諸生學於太學^{〔一〇〕}，縣官^{〔一一〕}日有廩稍^{〔一二〕}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一三〕}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必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一四〕}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一五〕}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怡；自

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

作者生平事實

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官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有宋學士全集。

注 〔一〕碩，尸，入。大也。碩師，猶言大師。

〔二〕前輩也。

〔三〕窮，極也。窮寒

，猶言極寒。

〔四〕僵，斗一尤，平。不活動也。勁，堅也。僵勁，言四肢凍得堅硬，不能

活動也。

〔五〕服役之人。

〔六〕言同在學舍之人。

〔七〕香物也。見禮內則。

一廿，入。燁然，光盛貌。

〔九〕縕，ㄣ，去。縕袍，袍之裝敗絮或碎麻者。

京師之國子監。

〔一一〕指政府也。見史記絳侯世家。

〔一二〕廩稍，謂月給之食米。稍，

尸么，去。

〔一三〕司業、博士，皆國子監官名。

〔一四〕浙江省縣名。

〔一五〕卽同輩。

二七 傷仲永

王安石

金谿〔一〕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二〕，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三〕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

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四〕中，從先人〔五〕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六〕，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七〕衆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八〕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九〕遠矣；卒之爲衆人〔一〇〕，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一一〕。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作者生平事實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著有臨川集。

注

〔一〕今江西金谿縣。

〔二〕卽筆墨紙硯之類。

〔三〕宋時選舉有秀才科，後世稱生

員。

〔四〕宋仁宗年號。

〔五〕安石父名益。

〔六〕宋屬淮南東路，今江都縣。

〔七〕無聞

也。〔八〕謂得天資之美。

〔九〕謂中材之人。

〔一〇〕謂平常人。

〔一一〕謂未受教育。

傷仲永 不朽的人豪

四一

二八 不朽的人豪

成仿吾

一

大地在昏濛裏悲慘地顛簸〔一〕，羣星微露着淒清的淚眼，宇宙新披了黑色的緇蓑，傷此一人喲！已棄人羣〔二〕而去遠！

二

他是一顆明星，一團熊熊的炬火，他的光芒曾把四百餘州〔三〕普照，曾把專制魔王的鐐銬熔化成灰，曾在頹園〔四〕鑄出自由的鮮花一朵。

三

但是那神明之冑〔五〕早已病入膏肓〔六〕，明星照臨時他們是沈沈未覺，一朝醒來他們已失去了南針，他們如今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進！

四

這許是千古人豪的離奇的運命，也許是他的光榮，人羣的羞恥；他的光芒縱不會及時爲人羣所感受，他的精神是永在人羣的心頭——不死。

五

四十年間〔七〕爲軟弱的民族入死出生，有如利風在殘枝上吹起嫩芽搖擺；也曾遺下累萬的文字指示迷津〔八〕，然而他的精神遠在文字之外！

六

親愛的喲！你們愛他，你們從他，請從他的精神向着永遠的前程猛進！他的光芒的餘焰猶若與世而長存，請步着他的後塵戮力同心而共騁！

七

悲慘的運命！在這微明的時代，歌唱的安琪兒〔九〕還在母懷未起；我的獻詩只是我的一片微忱，不朽的人豪須有不朽的名詩讚美。

本篇選自洪水。

題解 本篇爲紀念孫中山先生而作。不朽，永不壞滅之意。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言其人雖死，而其功德事業，永垂後世，不壞不滅也。

不朽的人豪 『和平』『奮鬥』『救中國』

注 〔一〕鉞，勺匕，上。顛鉞，動搖也。 〔二〕人羣，猶言人類社會。 〔三〕從前日本

人以四百餘州稱我中國，豐臣秀吉曾有『平定支那明室四百餘州之山河』的話。這是約計的數目，其實明朝的州縣有一千三百多。 〔四〕頹廢的園。 〔五〕指中國民族。 〔六〕盲，丁

乂尤，平。膏盲，是人體內的部位，在心之下，兩之上。病入膏盲，言病已深入，不易救藥也。 〔七〕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八〕指示迷路者以渡處，曰指示迷津。

〔九〕安琪兒 Angel，是生翅膀的天使。

二九 『和平』『奮鬪』『救中國』

汪精衛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一〕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睡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潤了，一種微微弱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私平』，『奮鬪』，『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的

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和平』，『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他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卻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真真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和平』與『奮鬪』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和平』。孫先生的學生『奮鬪』，爲什麼呢？是爲『和平』而『奮鬪』。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和平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和平，是如此的。蘄求和平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鬪。三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和平是仁者的心事，奮鬪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一）說，『仁者必有勇；』（二）老子（三）說，『慈故能勇；』（四）都是這個道理。爲和平而奮鬪，以奮鬪求和平。和平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鬪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和平』，『奮鬪』，『救中國』

『，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和平』『奮鬥』『救中國』做去！』

本篇採自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三集。

注 〔一〕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一日。〔二〕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人，爲儒家

之祖。〔三〕見論語。〔四〕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時楚國人，或說陳國人；著有道德經

，爲道家之祖。〔五〕見道德經。

三〇 哀思

西 溼

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協和醫院〔一〕移往中央公園〔二〕的時候，我也雜在鵝立道旁的數萬人中瞻望。我聽了那沈雄的軍樂，看了那在微風中飄蕩着的白幡，和在幡下走着的無組織、無秩序、三三兩兩、男男女女、臂上繫着黑紗、胸前戴着一枝白紙花的千千萬萬的人們——大多數是少年人們——我已經覺得心中一陣酸痛，眼淚便湧到眼眶子裏了。

我想到我只見過孫先生兩面，也是在民衆對他表示他們的景仰的時候

，不過那兩次是歡迎，這一次卻是哀悼了。

在民國沒有成立以前，孫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神話傳說裏的人物。就是民國已經成立，那時的神話傳說還並不減它們的勢力。我還記得有一個冬烘先生〔三〕在民國元年找吳稚暉先生求事——並且要在孫先生的臨時政府〔四〕裏求一事——他說，他早就知道孫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孫先生喬裝了一個施藥郎中〔五〕，牽了一隻黑狗到常熟〔六〕，被人識穿了。知縣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他們把孫先生團團圍住了，孫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氣，腳下便生了一朵白雲，騰空而起，一直飛到上海跑馬廳〔七〕，纔落下來。這是他親眼看見的。

那時我初進中學校，聽了這種話，還不懂得笑，只覺着生氣。可是我所知道的孫先生其實也模模糊糊的，只不過靠着些報紙上的照像和不大可靠的記載。此外吳先生那時有幾句話，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覺到孫先生的偉大的人格。他說，革命黨得了志，他們的面目全變了。始終

保持着本來面目，沒有染着一些官僚習氣的，只有寥寥的幾個人，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他又常說，孫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許多曾經在患難時背棄他的，現在來了，他仍舊一視同仁的看待他們。

* * * * *

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孫先生，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孫先生下野的時候。我還記得一個下午特別到滬寧車站去，到時車站裏面已經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那時弱小無力的我再也沒有方法可以進門。我只好立在車站外的道旁人叢中等待着。在聽見了歡迎聲和軍樂聲的多少時以後，我便見幾輛汽車慢慢的從車站出來，爲首的一輛中，坐着一個穿着很整齊的西服的人，他的溫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頭髮，八字鬚子，一望而知是孫中山先生。他舉起了高頂的絲帽，面上微微露着溫藹可親的笑容，可是不幾秒鐘便過去了。

我第二次看見孫先生便在第一次的後幾天。上海新舞臺特別演一晚戲

，歡迎孫先生。那天樓上送人，樓下還是賣座。我那晚跟了吳先生，也坐在一個側面的包廂裏。我永遠不會忘記孫先生走進他的中間包廂〔九〕的時候，樓上樓下的人都站了起來；戲臺後的演員，有的化裝〔一〇〕已完，有的還沒有化裝，有的化裝方一半，也都出來立在舞臺上；他們首先舉起帽子，呼萬歲，樓上樓下的人都應和着，把我的眼淚都止抑不住的叫出來了。

我還記得那天演的是波蘭亡國恨〔一一〕。可是我的眼光大約在戲臺上的

時候，還沒有在中座包廂的時候多吧。大約因為覺察着我如此，所以吳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來向孫先生的包廂走去，我見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廂的後面便住了。我起先以為他同孫先生說話去呢，此時知道是讓我就近處看看他。我就立在那裏，一直到孫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廂中只坐着兩個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發的坐在那裏，眼光直注在戲臺上，他的秀美的面容，優閒的態度，完全表現出一個書生政治家來。政治家像孫先生這樣的有氣魄而無架子的，我到歐洲以

後還偶然見過，在中國可以說沒有。

孫先生身後站立的人漸漸的多了，他走的時候，已經立滿的是人。他見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聲音我還沒有聽見過。

* * * * *

孫先生靈柩到我面前的時候，我正回想着民國元年的記憶。我正見八九個孫先生的老朋友、老黨員，擡着靈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我在人叢中擠了出來，歸途想到我所見的都是下臺時的孫先生。民國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臺，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的舞臺，並且是下人生的舞臺了——世界不是一個舞臺嗎？相隔十餘年，每次下臺，都有千千萬萬的人歡迎着或是哀悼着，孫先生之外還有什麼人有這種魔力？孫先生在國人心中的勢力是怎樣來的呢？我想，與其說因他

的功業，還不如說因他的偉大的人格吧！

本篇採自西滄閒話。

注 〔一〕協和醫院，在北平，孫中山先生病時就醫於此，死後又殮於此。 〔二〕中央公

園，在北平天安門右，爲社稷壇故址，民國成立，改公園。現易名中山公園。 〔三〕頭腦不

清的老學究。 〔四〕民國元年，各省代表，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舉孫先生爲臨時大總統。

〔五〕南方稱醫生爲郎中。 〔六〕常熟，江蘇省縣名。 〔七〕跑馬廳，在上海公共租界，是

西人賽馬的地方。 〔八〕民國元年二月，南北和議告成，清帝溥儀退位，孫先生遂辭臨時大

總統職，繼之者爲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旋即取消。 〔九〕戲院樓上的客座叫包廂。 〔一

〇〕演員裝扮劇中人曰化裝。 〔一一〕波蘭，歐洲國名，曾爲俄、德、奧三國所瓜分，大戰

後已復興。

三一 志未酬

梁啟超

「志未酬！志未酬！」

「問君之志幾時酬？」

『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

『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

『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

『吁嗟乎！男子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三三 立志

高一涵

青年自覺之道，首在立志。志者，根諸心，發諸己，非可見奪於他人，而亦非他人所能奪者。……世人動曰：『吾非不欲立志，特強橫暴我，時勢迫我，境遇苦我，故俾我頹喪至於斯極。』不知所謂志者，正在培此強橫，創造時勢，戰勝境遇，而後志之名稱乃稱，志之能事乃完，志之實力乃予以可見。否則皆謂之無志。

待時會之來，乘之以自見於世者，因緣際會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勢力，利之以顯吾身者，徼倖成功而已，亦非志也。吾所云志，乃預定其當然〔一〕之理，排除萬難，撥去障礙，而循軌赴的以求之。設已然〔二〕之事，而不與吾當然之理合，則立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吾所謂當然。若徒歎其不然〔三〕，聽其自然〔四〕，或待其將然〔五〕，幸其或然〔六〕者，舉非吾人志內之事，志士絕不爲也。

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不爲天演所淘汰〔七〕者，正以負有此志，可以人力勝天行〔八〕，能勝物而不爲物勝。先定一當然之方針，因之以求其將然之歸宿，而幸福、安寧、自由、權利，乃可獲得，乃可常保：此則立志之用也。

本篇節錄新青年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篇。

注 〔一〕當然，謂理想上應該如此。〔二〕已然，謂事實上已經如此。〔三〕不然，謂

不如此。〔四〕自然，謂無所勉強。任其自成自敗，而絕不加努力以改善革新之，曰聽其自

然。「五」將然，謂將如此。但望其將來如此而不努力促其實現，曰待其將然。「六」或然，謂或許如此而不可必也。「七」生物界天然之進化曰天演。天演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即歸淘汰。「八」天謂自然，行謂運行。因自然勢力之運行，而使生物界起變化，曰天行。

三三 人事與天行

赫胥黎著
嚴復譯

天演之說，若更以墾荒之事喻之，其理將愈明而易見。今設英倫〔一〕有數十百民，以本國人滿，謀生之艱，發願前往新地開墾。滿載一舟，到澳洲南島達斯馬尼亞〔二〕所。棄船登陸，耳目所觸，水土動植，種種族類，寒燠燥溼，皆與英國大異，莫有同者。此數十百民者，筆路襪褸〔三〕，關草萊，烈山澤，驅其猛獸毒蛇，不使與人爭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爲之播英之禾，藝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馬，使之遊且字〔四〕於其中。於是百里之內，與百里之外，不獨民種迥殊，動植之倫，亦以大異。凡此皆人之所爲而非天之所設也。……

顧人事〔五〕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競〔六〕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闖然出於數千萬年天行之中，以與之相抗，或小勝而僅存，或大勝而日闕，抑或負焉以泯而無遺，則一以此數十百民之人事何如爲斷。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爲期，養生送死之事備而有以安其身，推選賞罰之約明而有以平其氣，則不數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國。而土著〔七〕之種產民物，凡可以馴而服者，皆可漸化相安，轉爲吾用。

設此數十百民情窳鹵莽，愚闇不仁，相相助之不能，轉而靡精力於相伐，則客主之勢既殊，彼舊種者得因以爲利，滅亡之禍，日暮間耳。卽所與偕來之禾稼、果蔬、牛羊，或以無所託庇而消亡，或入焉而與舊者俱化。不數十年，將徒見山高而水深，而墾荒之事廢矣。此卽謂「不知自致於最宜〔八〕，用不爲天之所擇〔九〕」可也。

本篇節錄天演論真言七。天演論原名曰 *Evolution And Ethics*，說明人類文化——政治、宗教、學術等之自然演進。

作者生平事蹟 赫告黎 Thomas Henry Huxley，英國生物學家，對於生物之進化、人文之演進，深有研究。一八二五年生，一八九五年死。

注 〔一〕英倫，即英格蘭 England，為英國之基本領土。〔二〕達斯馬尼亞 Tasmania，島名，在澳大利亞東南，為英領澳洲聯邦之一部。〔三〕筆、勺、入。筆路即柴車。襪，為弓，平。襪，為，上。襪襪即蔽衣。筆路藍縷，言駕柴車，服蔽衣，以開闢土地也。〔四〕字，繁殖也。〔五〕人事，與天行相對。事之不由於自然而由於人為者曰人事。〔六〕物競，謂生物互相競爭也。〔七〕世居本地者曰土著。〔八〕最宜，謂與自己生活最適宜之境遇。〔九〕物競之結果，生物之能最適應其境遇者生存，否即滅亡；或存或亡，天若加以選擇然，是曰「天擇」。

三四 戰氛

伏園

……凡屬人類足跡所至的地方——甚而至於凡有生物的地方——大概沒有不瀰漫着戰氛的吧。不過我不是詩人，因而我對於戰氛的見解，也不與詩人一樣。我以為戰氛瀰漫着太空，並不是悲慘的事情；好戰原是生物

的本性，也是生物所以能進化的惟一原因。戰氛儘瀰漫着好了，——只要不殘殺同類。

生物中同類自相殘殺的很少，最厲害的莫如人了。我們做人類一分子的，應該用力消除這同類相殘的戰氛，並且爲生物本有的好戰性質找一個相當的對象。我以爲這對象便是「自然」。

詩人愛「自然」，我不愛「自然」。我以爲人與人應該相愛，人對於「自然」卻是越嚴厲越好，越殘酷越好。我們應該羨慕「自然」，嫉妒「自然」，把「自然」捉來，一刀刀的切成片段，爲我們利用。

愛「自然」的朋友們：「自然」不是好愛的啊！這回淮水「」南北的人們，可謂飽享了自然之賜了。幾千幾萬的兄弟，那怕你不願意的，也硬要你「與自然同化」了。這是愛恤「自然」的報酬。人不殺「自然」，「自然」便要殺人了，你知道嗎？

我用這個根本觀念做標準，去觀察評判這次經過各地的種種感受。這

標準就是：人與人的戰氛幾等於零，而人與自然的戰氛卻達於最高度的，這是好的；反是，人與自然的戰氛幾等於零，而人與人的戰氛幾達於極高度的，便是壞的。

例如江北的人們，只知拔幾根「自然的汗毛」^(二)來蓋屋，對於自然可謂愛護極了。但是據龔寶賢君對我說，這種草舍到第二年拆卸下來，腐草中盡是三寸來長的軟蟲，就此一端已經够可怕了。

倘使你狠起心腸，去剝下「自然」的皮^(三)來蓋屋，三寸來長的軟蟲就不會光降了。「自然」還該愛護嗎？

這是江北人對於「自然」的和平態度；戰氛之薄，可謂幾等於零了。但是他們人與人相互間的待遇又怎樣呢？我離開浦鎮^(四)的前一天晚上，一個慘痛的消息飛來了。

工廠裏工頭要薦一個私人入廠，廠中卻正沒有位置。他一看只有揚州老五是個孤幫^(五)，還可以使點手段。但是當這江北一帶生計困迫的局面

，要找工作何等爲難，諷他辭退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他於是妙想天開，對廠中同道夥計四五人都暗地說好了，一待老五下工時候，有意同他尋釁，不問皂白，先把他打個半死不活，然後鑽出和事人來，給他擡到醫院。

夥計們遵命辦了。到醫院時，他們問他：『你辭工嗎？要辭工，我們可以給你代辭的。』

『不辭！一辭沒有飯吃了，女人（老五）小孩子都要餓死了。』

『你自己性命都要沒有了，還要管女人小孩子！』

『我不辭！我要問工頭……』

夥計們一看沒有話可以同他講，大家都溜走了，一面且將私人叫來在廠中先行工作。數天以後，老五的傷痕漸漸好了，走出醫院來想與工頭理論前事。工頭老實對他說：『你難道吃了這個教訓還不够，一定要把兩顆眼珠斷送的嗎？』

老五記起兩月前一個工人被挖去眼珠的事，便只得忍着氣懶懶的走出

。一切都完了。

這是他們人與人的相待！

凡是放棄「自然」不肯去殺戮的人，他的好殺的天性一定要找到同類的人來發洩。同類相殺的人，恐怕一輩子只配住草屋的，因為他們把愛人類的愛情誤愛了「自然」，對於「自然」，連掘一點黃泥來燒瓦的殘忍心都沒有了。

天下惟至弱的人纔殺人，好漢應該殺自然！

本篇節錄伏園游記南行雜記篇。

注 〔一〕淮水，河流名，發源河南省，東流經安徽入江蘇，下流本入海，後為黃河所奪；黃河北徙後，淮水下流遂淤塞，而潑於洪澤湖，因此常起水災。一九二〇年秋季，著者南行時，淮水適泛濫成災。 〔二〕自然的汗毛，指地上的草。 〔三〕自然的皮，指地面泥土。

〔四〕浦鎮，地名，在浦口之北、貿易頗繁盛，為津浦鐵路所通過。 〔五〕孤幫，孤立沒有同幫的人。 〔六〕女人，指其妻。

戰氛 渴殺苦 苦旱行

三五 渴殺苦

劉大白

渴殺苦，〔一〕渴殺苦！田乾稻枯，田乾稻枯！渴殺稻田，渴殺農夫！
腳踏桔槔〔二〕，心如轆轤〔三〕；心焦力乏，汗下如雨。身上有雨，天上偏
無；怎得天上雨點，也同身上汗點一樣粗？

渴殺苦，渴殺苦！渴殺稻田，渴殺農夫！遙想田主，高堂大廈，閒坐
等收租！

本篇採自舊夢。

注 〔一〕鷓鴣鳴聲。〔二〕桔，ㄐ一ㄝ，入。槔，ㄍㄠ，平。桔槔，農具名，就是戽水
車。〔三〕轆，ㄌㄨˊ，入。轤，ㄌㄨˊ，平。轆轤，汲水具，用以轉動吊桶。心如轆轤，言其
志忑不安也。

三六 苦旱行

張綱孫

田中無水騎馬過，苗葉半黃蟲齧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淚交
墮。去年臘〔一〕盡頻下雪，父老俱言水應大。如何三伏〔二〕無片雲？米價

騰貴人飢餓？大河之壻^{〔三〕}風揚沙，桔槔無用袖手坐。林木焦殺鳥開口；
魴魚^{〔四〕}苦乾溝底臥；人人氣喘而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安得昊天^{〔五〕}
降靈雨，童兒歡笑父老賀。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
吏猛如虎^{〔六〕}，終朝鞭扑疇能那^{〔七〕}？

作者生平事實 張綱孫，字祖望，清錢塘人，著有秦亭集。

注 〔一〕臘，祭名，行於歲終之月，故稱十二月爲臘月。 〔二〕三伏，夏至後第三庚日

爲初伏，第四庚日爲中伏，立秋後第一庚日爲末伏。 〔三〕壻，河邊地也。 〔四〕魴魚，似

鰱而小；體廣而扁，細鱗，頭尾皆尖小。 〔五〕昊天，稱天曰昊天，言元氣之皓盱博大也。

〔六〕猛如虎，禮檀弓，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 〔七〕那，乃也，去。疇能那，猶言

誰能奈何他。



綠漪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友介紹到里昂^{〔一〕}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借住在
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

的校長苟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二〕。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滿村貼了 *La Vendange* 〔三〕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我和苟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腳登木寫，腰圍犢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够，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嗎，苟理夫人？』

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卻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苟理夫人答允他明天；他過去之後，又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

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苟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圍裙，喫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闔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個男女，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駢點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嚙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煙靄尙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卻不甘蟄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豔豔的似一片澄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五〕；田間隴畔，笑語之聲四徹，

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牠兼有北方的爽塏和南方之溫柔〔五〕。牠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

質而又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飽滿。採下時放在大籬裏，用小車載到他家裏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喫；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夠，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麪包片充作點心，但誰都喫不下，因為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烏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天。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七〕}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喫得比巴黎^{〔八〕}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我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

卻·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過·去·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教·我·繫·戀·啊！

本篇節錄綠天。

注 [一]里昂 Lyons，法國地名，盛產絲織物，有里昂中法大學。 [二]基羅 Kilogram

me，法國重量名，約合我國庫平二十六兩八錢。 [三]意即葡萄收穫。 [四]法郎 Franc，

法國貨幣名，一法郎，約合我國規銀二錢六分至三錢五分。 [五]噫氣，壅塞後忽微微通氣

也。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六]指中國的南方和北方。 [七]意大利 Italy，

歐洲國名，自古以文藝美術著稱。 [八]巴黎 Paris，法國國都，爲歐洲大陸最繁華之都會。

三八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一] 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 [二] 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

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三〕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子。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四〕，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周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遊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

這種喜悅只有脣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無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卻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只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盡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

，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五〕。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本篇採自龍山夢痕。

注 〔一〕語本世說：『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二〕詞見京

劇武家坡。 〔三〕指紹興縣城。 〔四〕路亭，一稱涼亭，饋資建築，備往來的旅客休息。

〔五〕太陽落山時，因光線曲折關係，所見太陽係假像，故云。

三九 遊黃山記

袁枚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一〕畢，遂浴黃山〔二〕之湯泉〔三〕；泉甘且冽，在懸崖之下。夕宿慈光寺。

次早，僧告曰：『從此山徑仄險，雖兜籠〔四〕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五〕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六〕，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峯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七〕，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於西，頭向於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

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但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峯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八〕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

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九〕，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鰲，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一〇〕，與蓮花、天都二峯〔一一〕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峯〔一二〕，峯有三，遠望兩峯夾峙，逼視之，尙有一峯隱身落後。峯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

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峯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

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二二〕}也！」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蠹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峯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二四〕}觀落日，草高於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後行。東峯屏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鶴突數十峯，類天台瓊臺^{〔二五〕}。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襪，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猱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坑，怪峯，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託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二六〕}。淮南子有「膽爲雲」之說^{〔二七〕}，信然。

二〇〇 初九日，從天柱峯後轉下，過白沙砦二八，至雲谷二九，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作者生平事實 袁枚，清錢塘人，字子才，號簡齋，乾隆進士。出宰江寧各縣，尋棄官歸，築隨園於江寧城西，以吟詠爲樂。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等。

注 〔一〕白嶽，山名，在安徽休寧縣西，奇峯層列，絕壁峭拔，高三百仞。〔二〕黃山

，在安徽歙縣西北，有三十六峯，中多奇景。〔三〕湯泉，在黃山紫雲峯麓，爲一著名溫泉

。〔四〕兜籠，竹製肩輿，一稱兜子，又稱過山籠。人坐其中，由兩人肩之而行。〔五〕襜

，卽一尤，上。襜，勺幺，上。襜襜，包小兒之布被。〔六〕雲巢，石洞名，在前海文殊院

下。〔七〕沌，太×，上。混沌，含糊清濁不分貌。〔八〕黃山之頂，有平遠如瀚海之沙

漠，又多雲氣平鋪，山峯露頂如島嶼，故名海。前海跨歙、休寧、黟三縣，後海在太平縣。

〔九〕百步雲梯，爲陡險之磴道，長四五百步。〔一〇〕光明頂，山頂名。在蓮花、天都、

兩峯間而較低。〔一一〕蓮花、天都，爲黃山最高之二峯，俱在前海。〔一二〕必走近望之

，始信其峯有三，故名。〔一三〕雲平鋪如海，故名。〔一四〕西海門，地名，兩旁是山，

交之如門，故名。〔二五〕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仙霞嶺脈之東支也。瓊臺爲天台山中一景。〔二六〕世稱成仙曰羽化，言其飛昇變化，如生羽翼也。〔二七〕淮南子精神訓：『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注：『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二八〕白沙缸，地名，係有沙之石徑。〔一九〕雲谷，地名，在後海。〔二〇〕肩輿，轎也。

四〇 遊新都後的感想

袁昌英

這口南風的來勢，真不可當！竟把我吹送到新都〔一〕去住了幾天。在拜訪親友以及酬酢清談之外，我還捉住了些時間去遊覽新舊名勝。秦淮河〔二〕畔仍是些清瘦的垂楊與泣柳，在那裏相對淒然，彷彿怨訴春風的多事，暗示生命的悲涼。那些黑癟枯槁的船隻也仍然在那裏執行它們存在的使命，臭污混濁的煤炭水自然也還是孜孜流着。只有人——萬物之靈的人——卻另呈一番新氣象：肩章燦爛的兵將，西服〔三〕或長衫的先生，旗袍〔四〕或短裝的婦女，都在那裏生氣勃勃地喜氣洋洋地追撲着小巧伶俐、時而逃

避、時而在握的快樂神。他們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龍井〔五〕的清香、花雕〔六〕的芳馥、言語的熱烘、野草的青嫩、桃李的芳豔、功名事業的陶醉。那自然！人生是這些事，這些事就是人生！

鷄鳴寺〔七〕前也一樣的有兩種氣象：碩大宏敞的玄武湖〔八〕，滿披着蔓延無忌的蘆葦及浮萍，表露一種深沈忍毅的悶態，似乎在埋怨始造它的人的沒出息，生出不肖的子孫來，讓它這樣老耄龍鍾的身體感受短蘆野棘的欺凌；前面的岱〔九〕山峻嶺也是沈毅不可親近的在那裏咬住牙根硬受着自己裸體暴露的羞辱。只有茶樓上的人卻歡天喜地在那裏剝瓜子，飲清茶，吞湯麪——高談闊論，嬉笑詼諧，儼然天地間的主宰是他們做定了的。

走上偉大雄壯的臺城〔一〇〕，我們的視野卻頓然更變了形像。這裏有的是寂靜，是荒涼，是壯觀！人們許是畏忌梁武帝〔一一〕的幽魂來纏擾的緣故吧，都不肯來與這奪魄驚心的古城相接近。然而我們民族精神的偉大更在何處這樣塊然流露在宇宙之間呢？喔！我們的腳踏着的是什麼？豈不是千

千萬萬、萬萬千千、無量數的磚石所砌成的城牆嗎？試問這磚石那一塊不是人的汗血造成的？試問這綿延不斷，橫亙於天地間的大城，那一寸那一步，不是人的精血堆成的？腳，輕點放步吧，我們祖宗的血汗，你應當尊敬愛惜些。心，你只管震顫，將你激昂慷慨的節奏，來鼓醒、來追和千百年中曾在這裏劇烈顫動過的心。性靈，至少在這一瞬之中，你應當與你已往的千萬同胞共祝一觴不朽的生命。他們已經染指過了他們瞬息中生存的甘苦，你現在正在咀嚼着。你以後更有繼承者。繼承者之後又有繼承者。在這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時間中，你們各個的生命雖然明日黃花，然而合起來在這偉蹟上及其他不朽的事業上，你們都可得着共同的永生！清風是美酒，白光是金杯，只管盡量的多飲幾杯！

對着古蹟，我有的是追慕、懷憶、神馳。對着新名勝，許是與我更接近的緣故，我的情緒〔二〕與精神就完全兩樣了，欣賞〔三〕之中總不免批評〔四〕神的闖入。新名勝之中，自然首推中山陵墓〔五〕。因為急欲一面的情

熱，我和朋友竟不避新雨後溼爛的道路，驅着車，去盡興的拜賞了一番。數里之遙，在車上，我們就眺見了前面山腰上塊然幾道白光在發耀，恍若浪山蒼翠中忽然湧出一股白濤，皎潔輝煌的。以位置而論，中山墓自然較明孝陵〔二六〕高些。然而就一路上去的氣魄而言，我卻不敢說前者比後者雄壯些。孝陵的大處，令人精神驚撼處，就是一路上排列的那些翁仲〔二七〕、石象、石馬。在它們肅然看守之中，我們經過時，自然而然的感覺一種神祕、一種浩然的氣魄。向中山墓驅進之時，我們的精神並沒有感着偌大的搖撼。許是正路還未竣工，我們所經過的是側路吧。但是一到了墓前的石階上，往下眺望時，我們纔領略了它這一望千里無涯的壯觀！這個位置纔真不愧代表孫先生的偉大人格、宏遠意志、碩壯魄力。然而我們覺得仍然美中不足。假如這全國人所尊敬的國父〔二八〕的墓能建築在更高的地點或索性在山巔上，一目無涯的望下來，那豈不更能代表他那將全人類一視同仁的氣魄嗎？間接的豈不更能代表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嗎？一個時代

的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常是在它的紀念勝蹟上面看得出來，在這上面多花幾百萬銀錢確是值得的事！這建築的本身雖然也有優點，但是在形式上講起來，不是我們理想中的國父墓。石階太狹，趨勢太陡，祭堂〔一〕也不够寬宏巍峨；墓與祭堂連在一塊，更減少不少的氣魄。我們覺得正墓如果再上一層，中間隔離一層敞地，看上去，一定更雄偉些。然而這不過是私人的評斷與理想。將來這個紀念勝蹟完全竣工之後，我們希望它給與人的印象要比我們這次所得的要深刻、要動人些。在這形象粗定之時，我們自然看不出它的全璧的優美。……

舊名勝也好，新名勝也好，我都與你們暫時分別了。何時再來瞻仰你們的芳容，我卻不敢預言的了。我現在又回到這塵埃滿目、錢臭通衢的上海了。新都啊，你的油然嫩翠，到處花香的美貌，此刻仍在我心眼中閃爍着，媽笑着！你有的，是動人的古蹟、新鮮的空氣、明靜的遠山、蕩漾的綠湖、歡喜的鳥聲、綠得沁心的園地！這是何等令人懷慕啊！

注 〔一〕新都，指南京。 〔二〕秦淮河，橫貫南京城中，爲秦始皇所鑿，斷鍾阜以引淮水，故名。 〔三〕西服，卽西洋人服裝，或名西裝。 〔四〕旗袍，滿洲八旗婦人的服裝。 〔五〕龍井，茶名，產於杭州之龍井，味極清香。 〔六〕花雕，紹興酒之最上者，以酒罈外用彩畫，故名。 〔七〕鷄鳴寺，在南京北極閣東稍低之處，昔齊武帝晨游鍾山，至此始聞鷄鳴，故名。 〔八〕玄武湖，在南京太平門外，亦稱後湖。湖中有五洲，名曰菱洲、志洲、長洲、新洲、老洲。 〔九〕裕，P×Z，平。高峻貌。 〔一〇〕臺城，在鷄鳴寺背，爲吳秣陵、晉建康之城址。宋、齊、梁、陳、均以此爲宮城。遺址在鷄鳴山之北麓，尙有一段未圯，與今日城牆相接。 〔一一〕梁武帝因侯景之亂，餓死臺城。 〔一二〕凡感情之稍複雜者爲情緒，有喜怒哀樂愛惡等。 〔一三〕欣賞，欣喜賞玩也，是感情的作用。 〔一四〕批評，評論事之是非優劣也，是理智的作用。 〔一五〕中山陵墓，在城東紫金山——卽鍾山，占地約二千餘畝，建築計畫：陵門闢三洞，前爲廣場及華表，入陵門爲廣原，足容五萬人佇立，次爲祭堂，最後爲墓室。 〔一六〕明孝陵在中山門外，鍾山之西南麓，爲明太祖之陵墓，馬皇后合

葬焉。「一七」翁仲，秦始皇時將名，使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翁仲死，銅鑄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故後世稱銅像及石像，皆曰翁仲。「一八」泰西各國，於全國所尊敬愛戴之人，稱曰國父，如美國稱華盛頓為國父。「一九」歲時祭祀之堂曰祭堂。

四一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啟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素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處處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枯葉，蟬聯飄墜，層層堆

壘，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沈憂淒斷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的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

的煤渣。那溼柴燬也再燬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把這一年中所觀察和所感想的寫出來。

題解

歐遊心影錄是著者在大戰後遊歐的記錄。全書的引端叫做「楔子」，猶言「開場

白」。

注 [一]瑞士 Switzerland，歐洲中央的共和國，民權極發達。風景既佳，又為永久局外中立國，實西方之樂土也。 [二]倫敦 London，英國國都，工商業極盛，居民五百萬，為世界第一大都會。 [三]一來復，即一星期。

四二 荒蕪了的花園

鄭振鐸

一座荒蕪了的花園裏，只有有毒的惡草與刺人的荆棘生長着；除了蟋蟀在草叢中悲鳴以外，聽不見別的聲響了。

美麗的池水從前淙淙地流過石橋的，現在因為沒有人管理，漸漸地乾了——乾得見底了。

美麗的花木從前燦爛微笑地盛開着的，現在因為沒有人時時灌溉，也漸漸地萎枯盡了。

就是從前天天飛到園裏來唱夜之歌的夜鶯，也因為他的好朋友玫瑰死了，好久沒有再飛來了。

有一天，忽然有好幾個人來到園裏。

他們看見這座美麗的花園的淒涼情況，幾乎要痛哭了。他們坐在快要坍倒的草亭破椅上，談起這座花園的以前的美景，個個人臉上都顯出追慕惋惜的神色。

一個人歎氣道：「難道我們就任他長此荒蕪了嗎？」

其餘的人都毅然站起身來答道：「不，決不，我們應該大家努力把他們整理好。」

於是他們跑到池旁，坐在一塊假山上，細細地討論怎樣改造這座荒蕪的花園的方法。

青蛙帶着滿肚子的喜歡，由池岸下石罅中跳出來聽。

終夜悲鳴的蟋蟀也暫時停止了牠的哭聲，由草叢中露出半個頭來，看他們討論。

他們悉心地討論，還用粉筆在石上畫了許多草圖，計畫着將來園中的

種種佈置。

他們由黎明討論到早餐過後，還沒有商量好一件事。因為他們的意見有許多不能相同。

青蛙暗想道：「爲什麼他們還不動手工作，只在那裏滔滔不息地討論呢？」

後來他們舍了將來的詳細的計劃，轉而討論改造這座廢園的入手的辦法。

一人說：「應該先把惡草和荆棘斫除掉，然後纔能把花木栽下。」

別一人說：「不然。應該先把花木運來，然後再去斫伐惡草和荆棘，因爲——」

別一人說：「不然。我表同情於A君的話。惡草和荆棘如果不先除去，佳木好花是決不能栽種的。因爲——」

其餘的人說：「不然。你的話錯了。我贊成B君的意見。因爲——」

他們各舉了許多理由，互相辯論着，還引了許多例來證明他們的話，由早餐的時候一直辯論到正午，家家炊烟起了，還沒有停止；甚且因爲意見不合，他們至於互相謾罵——而且扭打了。

青蛙等得不耐煩了，哭喪着臉，不高興地、一步一步慢慢騰騰地仍舊走進石罅中去。

蟋蟀的希望也漸漸地減少了；他不願意看見他們的爭鬪，終於把頭縮回草叢中，跑到牆角下，拖長他的音調，重復曼聲悲鳴起來。

荒蕪了的花園還是照舊荒蕪着。

本篇採自小說月報。

四三 新加坡洪家花園記 新加坡 洪家花園 郭嵩燾

洪家花園，閩廣 □□ 人公衆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極清幽之致。有虎圈一，豹圈二，並張鐵網爲外障。狗熊二，山狗三。猿九：有青灰色者，有紅面者，臂或長或短，其種各異；其一甚鉅而獠 □□，用鐵圈籠

之，黃毛長四寸許，則所謂金絲狨也。其豺、狸、黃鼠、松鼠、山獺、之類，則製鐵網爲屋，周環約三十餘所，與雀鳥相間。中植花木，五色繽紛。鸚鵡四種：一白，一灰色，一紅，一綠；又有綠色而兩羽紅者。鷹三種：一白，一蒼，一灰色。雉三種：一采文，一蒼，一櫻黑色相間。鴿種甚繁，最奇者翠鴿。異鳥：如青鸞、山雀、水雀；又一種似山雉，采文而頭藍色或紅色；一種似水鳥，頭有毛一叢，甚長而細。而吾於其中得奇景三：——一、羅漢松，高數丈，覆地如鐘，披視其中，松身合抱，枝皆盤曲而中空，綠葉外護，乃極繁密；一、藤蘿，障天如巨屏，凡數所，——有曲折如九疊屏風者，——皆拔地直起，高數仞，四無憑倚，花葉周圍掃地；一、長松，高入雲際，凡十餘株，距地尺許，橫出五枝，懸針^(三)周匝如盤，每尺許輒出數十小枝，遠望如數十級浮圖^(四)，羅列森林中：——皆奇景也。又製鐵盤七具，引藤絡而上，蓋新種者；十年後，必復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數者，皆人力爲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至蒲葵，張翼如巨

扇植立，則此間所在有之。其諸花木來自各國及諸番〔五〕者，皆插牌標記，足見此園魄力之大矣。

作者生平事實 郭嵩燾，清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道光進士。光緒間官至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著有養知書屋文集等。

注 〔一〕閩，福建；廣，兩廣之簡稱。〔二〕瘠，广一乙，平。狀貌凶惡也。〔三〕松

葉如針，故曰懸針。〔四〕浮圖，即佛塔。〔五〕番，對外國人之通稱。

四四 觀車利尼馬戲記

閱萃祥

意大利，即漢書〔一〕大秦國〔二〕，在西洋立國爲最早；其通於中國，亦視今通商各國爲最先。顧凌夷已久，在昔爲歐羅巴大一統之國，今則等諸自鄣以下〔三〕，故雖與於通商各國之列，而商務特徵。惟其國優人車利尼所演馬戲，頗著聞於外，嘗兩至上海，觀者豔稱焉。

丙午夏四月，余偶客於滬，適馬戲至，遂往觀之。戲所在虹口，結竹爲屋。市券入，見鐵檻車二，畜獅、虎各三頭。虎猶可見之物，獅則不恆

見——其首類犬，色黃微黑，毛蒙茸覆面，項以下毳毳披拂，後半全類牛，惟尾端稍大，蓋與圖畫相傳五色斑斕者殊不類，而矯捷神駿之概，足與虎埒。其右立大象二，不加維繫，以鼻取稻草，卷而上，舒而下，意若以爲玩然。象旁臥一牛，色黑白相間，背肉墳起，若負贅瘤，或曰產印度〔四〕，彼方之人所奉以爲神者也。稍進有大木匣，網以鐵絲，豢大蛇三，圍皆尺許，盤互交結於其中，余畏腥掩鼻而過。忽鳴聲嚶然，則數猿抱持戲於柙。柙旁有鳥二，長頸聳肩，兩其足而不翮，蓋駝鳥也。馬則或大或小，種類不一。

循覽甫周，聞鐘聲自內出，客皆進。進爲大圓廬，高約六丈，徑可十丈餘。中爲圈，徑四五丈，以木爲闕，開其後，爲人馬出入。闕之外，設椅爲客坐，分二等，闌之以布。又外累版，螺旋而上，迄乎廬之四周，客坐之下者也。

坐定樂作，八騎並出，男女各四人，循圈馳。復一女馳而出，衆馬皆

視其馬首之東而東，西而西，或左旋，或右旋，忽而分，忽而合，磬控縱送，盤折疾徐，莫不與樂聲相應和。樂止復作，一少女立高駝疾馳，距躍曲踊，作種種舞：時而若輕燕之兩翅掠，時而若商羊〔五〕之一足跳，時而若麗娟〔六〕之隨風舉，時而若綠珠〔七〕之從高墜，飄乎若飛仙，矯乎若游龍〔八〕，迷離恍惚，渺乎其不可狀。則有曳廣帛，當馳道，馬出於帛之下，女騰於帛之上，輒爲誦工部〔九〕「穿花蛺蝶、點水蜻蜓」〔一〇〕之句，猶未足喻其靈妙也。則又有持竹圈闌其前，馬馳自若也；女騰圈而過，立馬背，馳自若也。嘻！神技矣哉！車利尼者，自牽兩馬，小而駿。持長鞭左右麾，使之作人立，使之作狙伏，使之相對馳，相背馳，一前一卻馳，參互交錯，無不中節。

演良久，乃驅象出，先昇大木桶，覆置於圈之中，曳象登其上。以鞭指揮，則昂其鼻，舉左右前後足，舒而向上；復以鸞鈴系兩足，樂作，則左右騰踏，琅琅聲隨樂聲爲抑揚頓挫。曳而下，一象前行，一象聳身伏其

背，蹣跚而入。象故龐然大，而態若樨，殊可愛玩。

最後開其前闕，數十人挽檻車進，則獅也。一人開檻之門，入而撫獅，獅張其口，其人以首探獅吻，獅呼呼作聲。撫弄已，取板作鴻溝^(二)之畫。揮一獅居檻之上，爲壁上觀^(三)，而使其二相對超躍。又取煙火燃置板上，獅怒，冒火衝擲愈益奮。火息而躍止，忽若破鉢擲地聲，乃獅吼也。戲於是畢。

余以未見虎戲爲不慊於心，有友語余，其演虎亦猶是云。……

本篇採自新古文辭類纂。

作者生平事實 閔萃祥，清江蘇華亭人，字頤生。工古文，著有式古訓齋詩文集。

注 ^(一)漢書，指後漢書，晉范曄撰，爲東漢一代之史。內容計帝后紀十二，志三十，

列傳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二)大秦國，見後漢書西域傳；據史家考證，卽古時歐洲之

羅馬帝國。 ^(三)左傳：『自鄧以下無譏焉。』鄧， $\llcorner \times \text{旁}$ ，去，妘姓之小國。今凡言降而

愈下，至不屑評論者，謂之「自鄧以下」。 ^(四)印度 India，國名，領土爲亞細亞南部之

一大半鳥，建國遠在四千年前，歐人東來後，爲英國所併吞。〔五〕商羊，鳥名。一足，文

身赤口。晝伏夜飛，聲如人嘯，將雨則鳴。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齊侯使問

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六〕麗娟，漢武帝宮人，善歌舞。每歌，李延年和之

，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

〔七〕綠珠，晉石崇妾，孫秀求之，崇不許。秀矯詔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死。〔八〕游龍

，謂其形態之天矯，如游龍也。〔九〕工部，唐杜甫嘗官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後世稱爲杜工

部。〔一〇〕杜甫詩：『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一一〕鴻溝，楚漢分界處

，卽今河南賈魯河。史記：『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一二〕謂坐觀成敗

而不能相助也。漢書：『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

四五 籃球比賽

葉紹鈞

……這一天上午，紹虞走來閒談，不知從什麼談到了午後的籃球〔一〕

比賽。他說：『今天這十個人是這裏最好的兩組，在福州〔二〕地方，他們

是常勝軍。』我的心動了一動〔三〕，但是隨後就淡忘了。……午後已經四

點多了，蠟粉牆上映着淡淡的斜方的日影，略有風聲水聲發於江上，無意中聽得樓下有細碎的鞋底擦着沙地的聲音了，中間偶爾夾着輕鬆而短促的一聲「蓬」〔四〕。這個把我的淡忘的印象喚回來了，心想：「這是最好的兩組，是常勝軍，何不看一看呢？」便站起來，走向窗前，倚着闌干，——是每天傍晚靠着牠，悵望那上潮或下潮的江面〔五〕，以及若隱若現的遠山，或是刻刻幻滅的雲霞的闌干。

這球場是經行慣的；沿着場的方框疎疎密密站着些旁觀者，這也是以前在別處見慣了而不足爲奇的。可是這兩組這十個人的活動，卻把我的心神攝住了。他們的身體這樣地輕，腿這樣地健，纔奔向這一角，剎那間已趕到那一角了，正同於絕頂機敏的獵犬。他們的四肢百骸又這樣地柔軟，後彎着身軀會得接球，會得送球；橫折着腰肢會得受球，會得發球；要取這球時，躍起來，衝前去，便奪得了；要讓這球時，閃過點，蹲下點，——甚至故意跌倒在地上——便避開了。他們兩方面各有熟習的陣勢：球在

某人手中，第二個人早已跑到適當的地位等着，似乎料得定他手中的球將怎樣拋出來而且一定拋得怎麼遠。同時預備接第二個人的球的第三個人也就跑到另一個適當的地位，預備接到了球，便投入那高高挂着的籃。在敵的一面，那就一個人貼近正拿着球的，極敏捷極警覺地想法奪取那手中的球。又一人監守着預備接球的第二個人，似乎他能確斷所站的是個更爲適當的地位，那球過來時一定落在自己的手中，又一定送到同伴的手中，——他的眼光早已射到站在遠處的可把球付與的同伴了。而他的幾個同伴正就散開在幾個適當的地位等着。這些僅是一瞬間的形勢而已，而且敘述得太粗疏了，實際決不止這麼一點。只等球一脫手，局面便全變了。主客之勢〔六〕，掎角之形〔七〕，身體活動的姿態，沒有一樣不是新的。那球騰擲不歇，場上便刻刻呈現新的局面。

他們都沈寂不作聲響；臉上現一種特異的神采，這不能叫做希望的容光，又不合稱爲爭競的氣概，勉強述說，似乎「力的徵象」〔八〕，或者「

活動的徵象」，比較適切一點。偶然間一個人感覺有招呼同伴的必要，那就極輕悄地一聲「某」——真是輕悄到十二分，僅足使同伴感覺而已，——這某字是姓是名字，當然無從知道了。可是這麼一聲「某」已能收到與幾多言語同樣的效力，所要宣表的提示、囑付、勉勵等等的意思，都一絲不漏地傳達於這所謂「某」的同伴；雖然他並不回答一聲「知道了」，甚且點一點頭擡一擡眼的表示都沒有，然而旁觀者自能默悟，知道他確已完全承領了。

擦擦的腳步聲是場上的音樂，節奏有徐有疾，卻總帶着輕快的情調。皮球着地或者與人的肢體擊撞時發出空洞的音響，彷彿點着板眼〔五〕。

我對着這一場力的活劇，活動的表現，一點思想都不起，僅有一種感覺，略如以下的情形。我感覺這十個人如涌而來，如涌而往，竟同潮水那麼偉大。皮球的一回拋出，身體的一回運動，完全與各個人相為呼應，正如潮水的一波一浪，與全潮水的呼吸融合着一樣。他們這樣的無心，什麼

勝·利·榮·譽·貪·婪·欺·詐·的·心·都·沒·有·，·簡·直·可·以·說·他·們·沒·有·各·自·的·我·；
他·們·的·心·已·融·和·為·一·個·了·！·他·們·又·這·樣·地·雄·健·，·什·麼·困·疲·、·傷·殘·、·痛·楚·
的·顧·慮·都·沒·有·，·簡·直·可·以·說·他·們·沒·有·各·自·的·身·體·；·他·們·的·身·體·也·已·融·和·為·
一·個·了·！·他·們·就·是·力·！·他·們·就·是·活·動·！·……

本篇節錄劍鞘回過頭來篇。

注 [一]籃球 Basketball，球類運動之一種，布置略似足球，惟球場兩端，各於高處平植十八英寸之鐵環，下圍以網，其形如籃，球投入籃中，多者為勝。遊戲時，人分兩隊，隊各五人：一人為中鋒，二人為左右鋒，二人為左右衛。 [二]福州，今閩侯縣，在福建。

[三]原註云：『我們走到一處地方，聽人說這是從前某人的遺跡，或者說有名的某某事件就發生在這地方的，於是心不由得動一動；這裏所說「動了一動」正與相像。』 [四]蓬，又X乙，平。皮球着地的聲音。 [五]江面，指閩江。 [六]兩軍交戰時，守者為主，攻者為

客。賽球時兩組隨球之得失而迭為攻守，故主客之勢，時時變易。 [七]掎，引，上。左
膊：『譬如捕鹿，罾人角之，諸戎掎之。』注：『角之，執其角也；掎之，持其足也。』今

謂戰時將自己的陣勢張爲兩翼，互相呼應聯絡，以待敵者，曰「掎角」。〔八〕動乎中而見於外的叫徵象。〔九〕板眼，所以節奏樂之音節。於音節急促時，用一板一眼；普通用一板三眼。〔一〇〕卽有全組，無個人也。

四六 婺州鬪牛俗

陳其元

燕〔一〕齊〔二〕之俗鬪雞，吳〔三〕越〔四〕之俗鬪蟋蟀，古已有之。金華人獨喜鬪牛，則不知始於何時。余在婺州〔六〕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氓祈報祭賽之時，輒有鬪牛之會。先期治觴，延客竭敬誠。比日至之時，國〔七〕中千萬人往矣。

鬪場闢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薨薨緝緝然，糅雜〔八〕於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鈺前導，頭簪金花，身披紅綢，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鬪。鬪以角，乘間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卽各將其牛拆開，復簇擁去。

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之矣。勝者，親友歡呼從之，若奏凱狀；牛亦軒然自得，徐徐步歸。負者意興索然，卽左右者，俱垂頭喪氣焉。小負之牛，尙可養成氣力，更決雌雄。大負，則殺而烹之；蓋銳氣已挫，不能再接再厲矣。

鬪之日，聚集羣牛，不下三五十頭；其登場相角者亦不過十數頭。牛之佳者不大勝，亦不大敗。次者雖敗，猶能好整以暇〔九〕，無轍亂旗靡〔二〇〕態。下者則蒼黃抵觸〔二一〕，血肉淋漓，奔逃橫逸，濺泥滿身，衝出隄塍，掀翻臺堦，不可牽挽。於是老婦孺子暨粉白黛綠者譁然爭避，或失足田中，或側身岸下，遺簪墜珥，衣服沾濡，頭面汗損，相將相扶而去。……

鬪勝之家，張筵款客，高朋滿座。主人軒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來，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我如何蹈瑕；我意彼必從是出，而彼竟不料我從此出也！』言之津津，幾忘我之爲牛，牛之爲我焉。

其畜牛也，臥以青絲帳，食〔二二〕以白米飯，釀最好之酒以飲之。親朋

相訪，主人款之，呼酒，必囑曰：『慎毋以飲牛之酒來。』乍聞者以爲敬客之意；殊不知飲牛之酒乃是上品，客不得而飲之也。牛所買來之家呼之曰「牛親家」〔二〕。豢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三〕。其眞正兒女親家，親之不若與牛親家親。

作者生平事實

陳其元，清海寧人，字子莊。官至江蘇道員。歷宰繁劇，所至有聲。著

有庸閒齋筆記。

注 〔一〕燕，一弓，平。指今河北省。 〔二〕齊，指今山東省。 〔三〕吳，指今江蘇省

。 〔四〕越，指今浙江省。 〔五〕金華，今浙江金華縣。 〔六〕婆，X，去。婺州，卽金華

。 〔七〕國，邦也。猶言地方。 〔八〕蹂雜，紛雜也。蹂，一作擾。 〔九〕好整以暇，左傳

：『好以衆整，好以暇。』謂雖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爲勇。 〔一〇〕轍亂旗靡，左傳：『吾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轍，車跡也。靡，偃也。 〔一一〕蒼黃，猶倉皇。抵觸，抵距而觸

犯之也。 〔一二〕食，厶，去。與飼同，以食食之也。 〔一三〕牛親家，極尊重之意，視若

男女親家一般。 〔一四〕牛大舅，意同上；視之若郎舅之親。

四七 貓的天堂

左拉著
劉半農譯

我有一隻安戈蘭地方出產的貓，是一位姑母遺傳給我的。這貓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蠢畜生。瞧，這就是它向我講的故事，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它坐在溫暖的火爐旁邊講的。

一

那時我是兩歲，我真是人家從沒見過的一隻最臃腫而又最顛預的貓。

在那弱小的年齡，我還自負得了不得，以爲這溫暖的家居生活，是我們做畜類應當痛恨的。可是多謝天公，他竟把我安排到了你姑母的手裏去！這位好太太真疼愛我。在一座櫥櫃的底裏，她給我鋪設起一間真正的臥室來。枕頭是羽毛做的，被蓋是三重的。食料也和臥具相稱。從不給麪包，從不給湯，給的盡是肉，而且是好的、煮得半熟的、帶着鮮血的肉。

好！在這種溫適的生活中間，我卻只有一個願望，只有一個夢想：就是要從窗洞中溜出去，到外面屋頂上去跳動跳動。你姑母的撫摩早叫我討

厭了；牀上的軟適也使我膩煩得要作嘔了；我身體也愈長愈胖，要把我鬧出病來了。因此我整天的愁悶着，想要得到些快樂。

我應當向你說，把我的頸項伸長了，我就可以隔着窗看見對面的屋頂。那一天，正有四隻貓在那里相打，豎着毛，翹着尾，在藍色的石板上滾來滾去，曬着老大的太陽，賭着快樂的咒。我從來也沒有目覩過這樣的一個奇景。自此以後，我的信仰就固定了。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就在屋頂上，就在這一扇人家關得緊緊的窗的那一面。我也有我的證據：人家把櫥櫃的門都關得緊緊的，門的那一面可就是人家藏着的肉。

於是我就預備起逃走的計劃來了。在一生之中，除煮得半熟的、帶着鮮血的肉以外，總應當還有些別的東西。這東西就是「不可知」，就是理想。

一天早晨，人家忘了把廚房裏的窗子關上，我就捉空兒一跳跳了出去，恰巧跳在窗底下的一個小屋頂上。

二

這屋頂多美啊！屋頂的四周，有水槽圍繞着。從水槽中，發出一種很甜美的氣味。我暢暢快快的循着這水槽走；我的腳就踏在槽底的爛泥裏。這爛泥的溫和與柔潤是無可形容的：我就好像在天鵝絨上走路一樣。天氣又好；太陽的熱力，把我身體中的脂肪都曬得融化了。

不瞞你說：我的四肢都在發抖。在我的快樂中，還夾雜着許多的恐慌。我所記得特別清楚的，是那時着了忙，幾乎站不穩腳，要從屋上跌往地下去。原來是有三隻貓，從別人的屋頂尖上滾到這邊，就對着我走來，很很的大叫。我嚇得幾乎暈倒；他們可把我當作個大傻瓜〔二〕，說他們這樣叫，只是開開頑笑罷了。於是我也混在他們一起叫。這種的大叫可真有趣啊！他們並不像我這樣的癡胖。我走路一不留神，踏到了太陽曬燙了的水槽邊，身體便球也似的滾翻了，他們就拿我大大的訕笑了一回。他們中間有一隻老英雄貓，可對我特別要好。他願意指教我，我自然就接受了他這

番好意而且謝謝他。

啊！現在是遠離了你姑母的溫存了！我要喝水就在水槽裏喝。那美味是調糖的牛奶決然比不上的。我覺得一切都好，都美。……

三

這樣散了一點鐘的步，我可餓極了。

我問我的朋友老雄貓：『我們在這屋頂上喫些什麼呢？』

『找到什麼就喫什麼，』他帶着一種學者的態度說。

這一個答語可叫我爲難了。我苦苦的找了一番，可什麼都找不着。後來纔看見在一間破爛屋子裏，有一個年輕的做工女人，正在預備她的中飯。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一塊很好的肋條肉，顏色鮮紅，正配我的胃口。

『瞧，這可合用，』我自己獸頭獸腦的想。

於是我一跳就跳到了那張桌子上，啣起那塊肋條肉來。那做工的女人可看見了；她提起一把帚子來在我頸脊上死命的打了一下。我放去了肉就

逃，把她很很的詛咒了一聲。

『你跑到你自己的村莊外面去了嗎？』老雄貓說。『那桌子上的肉，是預備給遠處的人喫的。你要找，應當在這水槽裏找。』

我從來也沒有懂得，爲什麼廚房裏的肉不是給貓喫的。此刻我的胃，真在沒命的作難我了，而那隻老雄貓，可又叫我大失所望。他說：我們應當等到晚上。到了晚上，我們就可以下了屋，到街上的垃圾堆裏去找食喫。等到晚上！他可是這樣冷冷靜靜的說着，像個硬心的哲學家。而我，我只是想到了還要挨這麼許久的餓，身體就不禁搖搖欲暈了。

四

夜是慢慢的來了。這是個有霧的夜，我幾乎給凍僵了。不久就下雨。雨是小的，可往身上直鑽，再加上一陣陣的風把它吹打着。

我們從一座樓梯頂頭的天窗孔裏下了屋。嚇！現在的街道，在我看來是多醜啊！它已沒有從前那樣的好熱光，已沒有從前那樣的老大太陽，已

沒有從前那樣的閃着光的白色屋頂，就是我們在上面暢心快意打滾的。階沿上滿是泥漿，腳走上去一步一步一滑。我這時候真苦苦的想到了我那三層的被蓋，和那羽毛的枕頭了。

我們一到了街上，我的朋友老雄貓就寒顫了一會。隨後他把他的身體縮得小小而又小小的，沿着人家的門口，偷偷的走着，而且叫我快快的跟着他。後來走到了一家車房門口，他就連忙的躲在旁邊，口中嗚嗚然，好像很滿意的。我就問他：我們爲什麼要這樣躲着？

他說：『你沒有看見那人拿着個筐子和一個鐵鈎嗎？』

『看見的。』

『看見的就好啦！要是他見着了我們，少不得要把我們打死了油炙了噢！』

『油炙了噢！那麼這街道也不是我們的嗎？我們不能噢，可要給人家噢！』

五

幸而那時候，人家已經把垃圾傾倒在門口來了。我一堆一堆的去搜尋，可仍是大失所望。我只找着了兩三塊沒有肉的骨頭，而且還是在爐灰中擦抹過的。到了此刻，我纔知道那鮮肉中所含的汁液是多麼豐富啊！我那朋友老雄貓的搜尋垃圾堆，可真像個藝術家一樣。他帶着我一堆一堆的去拜訪，不慌不忙的，直到了天亮爲止。這時我已挨了近乎十個鐘頭的冷雨，全身沒有一處不在瑟瑟的抖。啊！該死的街道！該死的自由！我是多麼的回想我那牢獄啊！

天亮了，大雄貓看我要軟癱，〇〇下去了，他就換了一種聲口問我：

「這樣的生活你過够了不是？」

「啊！够了！」我說。

「你不要回家去呢？」

「那自然。可是，那里還找得到我的家呢？」

『你跟我來。昨天早晨你走出來的時候，我早就想，像你這樣一隻肥頭胖耳的貓，生來就不配享受自由中的艱辛的快樂的。我知道你的住處：我送你到門口就是了。』

這隻老實的大雄貓只簡簡的說了這幾句話。等我們到了門口時，他向我說：

『再會吧，』他也沒有向我表示一些別離的情感。

我·叫·道·：『不行。咱們倆不應該這樣就分別了。你與我同到裏面去。

我把我的牀和我喫的肉與你平分。我的女主人是一位好好太太……』

他沒等我說完，就搶着說：

『閉你的嘴！你這個蠢東西！在你那安樂窩中，我非死不可。你那種豐腴的生活，只有雜種賤貓覺得好。自由的貓決不願意把一個牢獄的代價來購買你所喫的肉和你那羽毛的枕頭。……再會吧。』

他又上屋去了。我看着他的大而瘦的影子，很舒適的和那初昇的太陽

光互相撫摩着。

我進了屋子，你的姑母拿起擗帚來把我教訓了一頓，我也用我的深摯的歡悅之心承受了。我大大的領略了一番這溫暖而挨打的歡欣。當她打我時，我早在做着美夢，知道她打完了就要給我肉喫了。

六

我的主人啊，你瞧，——我的貓在爐火的前面，把身體伸得長長的，說出它的結論來，——真·正·的·幸·福·與·天·堂，〔三〕，就是關閉在一間有肉喫的屋子裏挨打。

我說的是貓的事。

本篇採自劉半農譯法國短篇小說集，略加刪節。

作者生平事實 左拉 Emile Zola，法國寫實派小說家，其著作頗能寫出民間疾苦。一

八四〇年生，一九〇二年死。

注 〔一〕傻，尸丫，上。大傻瓜，就。獸頭獸腦的人。〔二〕癱，去马，平。肢體不

能自由行動口癮。〔二〕天堂，猶言天國；宗教家所謂極樂國土，神靈所居之處。

四八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魯迅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有一日，他遇到一個聰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聯成一綫，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喫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粱皮，連豬狗都不要喫的，尙且只有一小碗。……』

『這實在令人同情。』聰明人也慘然說。

『可不是嗎！』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的：清早擔水晚燒飯，上午跑街夜磨麪，晴洗衣裳雨張傘，冬燒汽鑪夏打扇。半夜要煨銀耳，侍候主人耍錢；頭錢從來沒分，有時還挨皮鞭。……』

『唉，唉！……』聰明人歎息着，眼圈有些發紅，似乎要下淚。

『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麼法子

呢？……」

『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是嗎？但願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理沒有滅絕。……』

* * * * *

但是，不幾日，他又不平起來了，仍然尋人去訴苦。

『先生！』他流着眼淚說，『你知道的。我住的簡直比豬窠還不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叭兒狗還要好到幾萬倍。……』

『混帳！』那人大叫起來，使他喫驚了。那人是一個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溼，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穢氣衝着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

『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嗎？』

『這怎麼行？……』

『那麼，你帶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動手就砸那泥牆。

『先生！你幹什麼？』他大驚地說。

『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

『這不行！主人要罵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團團地打滾。

一羣奴才都出來了，將傻子趕走。

聽到了喊聲，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

『有強盜要來毀咱們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來，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他恭敬而得勝地說。

『你不錯。』主人這樣誇獎他。

* * * * *

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慰問的人，聰明人也在內。

『先生，這回因為我有功，主人誇獎了我了。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見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

『可不是嗎。……』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本篇採自野草。

四九 說自由

章炳麟

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亦無純粹之不自由。何以言之？飢則必食，疲則必臥，迫於物理，無可奈何，雖昌言自由者，於此亦不得已；故曰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也。投灰於道，條狼「」所遮焉；便溺於衢，警察將引焉。有法制在，不得不率行之；則惡其不自由矣。雖然，苟欲自由，任受苛罰，亦何不可？今自願舍其自由，而率從於法律，即此自願，亦不得不謂之自由；故曰天下無純粹之不自由也。

然則雖至注囚奴隸，其自由亦無所失。所以者何？注囚奴隸，人所強迫也，而天下實無強迫之事。苟遇強迫，拒之以死，彼強迫亦無所用。今不願死而願從其強迫，此於死與強迫二事，固任其取捨矣。任取其一而任捨其一，得不謂之自由乎？

注 「一」此借指今之警察或清道夫等。周禮秋官條狼氏，掌趨辟行人，清潔道路。注：

「條當爲滌器之滌。狼，狼扈道上。」疏：「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籍也。」

五〇 寄小讀者通訊十七

冰心

小朋友：

健康來復「二」的路上，不幸多歧，這幾十天來，懶得很；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濃黃的蒲公英「三」，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不禁又憶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後濃陰的天，我早起遊山，忽然在積雪中，看見了七八朵大開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真不知這平凡的草卉，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我回到樓上，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花綴將起來，

編成王冠的形式。人家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爲我的女王加冕』。』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歡笑聲中，我只無言的臥在牀上——我不是爲女王加冕，竟是爲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雖是我最認識的一種草花，但從來是被人輕忽，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卻，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點鐘。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未曾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是普遍的愛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和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成分土。在我心情怡悅的一剎那頃，高貴清華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占奪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重重對照，反射，又反射；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璀璨輝煌、虹影般的光彩。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爲大家都愛雛菊，世上便

消滅了蒲公英，不能因為大家都敬禮超人〔五〕，世上便消滅了庸碌。即使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愛憎而生滅；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偏愛，也不肯偏憎。悟到萬物相襯托的理，我只願我心如水，處處相平。我願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澀。博愛的極端，翻成淡漠；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愛的小朋友，有誰知道？

書到此，高天蕭然，樓上風緊得很，再談了，我的小朋友！

本篇採自寄小讀者。

注 〔一〕來復，回復之意。 〔二〕蒲公英，一名黃花地丁，多年生草，野生甚多。葉由

根叢生，羽狀分裂，有大鋸齒下向。早春葉叢抽花莖，斷之有白汁。頂開黃花，爲舌狀。花冠有冠毛。苗可入藥，有健胃之效。 〔三〕加冕 Crown，歐洲各國君主即位時，就教堂以王

冕加於其首之典禮也。 〔四〕反射，爲聲學及光學名詞。聲浪或光線進行時，遇他物體之阻

礙，則改變其方向而逆行射出，謂之反射。〔五〕超人，謂超出一切人類之上，即非凡人之意。

五一 濟南城上

楊振聲

『你知道吧？倭奴要強占濟南城！』皖生自外面回到公寓，報告他弟弟湘生說。

『國軍施行抵禦？』弟弟懷疑中國的軍人。

『那自然！』哥哥像替軍人表示人格。

『城裏的兵力不夠？』弟弟又在懷疑中國軍人的能力。

『早晚是要落倭奴手裏的！不過我們不能不抵禦，縱使我們力量屈服了，我們的精神是不能屈服的。』哥哥說了把頭向後一仰，用手理頭髮。

『聽說倭奴昨天又開來了五千兵。』弟弟又在懷疑衆寡不敵。

『你聽，倭奴在開礮了！』哥哥在地上走來走去的。『戰爭並不全靠軍隊多少，只要人民肯努力，平均兩個人中有一個加入，那怕……』

擊的一聲，是弟弟手中的鉛筆斷了。

哥哥停住了，在懷疑的看着弟弟。

默了一會，哥哥問弟弟道，「你這幾天寫信給媽媽沒有？」

「沒。」弟弟搖搖頭說。「這幾天膠濟路就不通了，寫信也寄不出。」

「媽媽不見信，更要着急！這一個學期沒有希望了。你能早點回家也好。……你知道，自從爹爹死後，媽媽……總要有一人養活。……並且我們有一個人加入，也就……」

哥哥停住了，弟弟又在懷疑的望着哥哥。

哥哥分明是把話說多了。在地上轉了兩轉，坐到書桌前，拿本書裝着看。

此時城外是一片의 礮聲，城裏是一片의 哭聲。……

「湘生！」哥哥驀然想起什麼事，放下書本，擔憂的望着弟弟。

「嗯？」

「你去看看絡絲姑娘吧。」哥哥對弟弟很和易的說。「她們母女兩個人，不知嚇的什麼樣子了！」

弟弟點點頭。

五分鐘後，聽着礮聲鬆些，弟弟往外走。哥哥拉了他的手道，「弟弟！」這是他不常用的稱呼。弟弟的目光對着他的。「再見！」他半晌只說了這個。

這使弟弟的眼光也在擔憂的望着哥哥：

「大哥，你今晚不出去，在家裏寫信給母親？」

哥哥點點頭，弟弟去了。這是在下午的時候。

黃昏以後，城外的礮聲緊起來，城裏的哭聲高起來。快到半夜的時候，城外的礮聲愈近了，城裏還擊的聲音愈少了。皖生在地上踱來踱去。又想着他弟弟在絡絲家裏，「願他們的安全吧！」他在默祝。去到衣櫃裏找

出一身運動的衣服換上，裹緊了鞋帶，鎖上門，他出至街上來了。

不弦的月，慘白的挂在東方。幾條黑雲圍住了像要吞噬它。

空中流彈亂飛，耳邊哭聲四起。

他記得有一條路，去西城近些。剛轉過牆角，一個礮彈呼呼的從頭上飛過。崩的一聲，正打在一家牆壁上；接着是嘩喇嘩喇牆屋傾塌的聲音；又接着是一陣駭怪的叫哭；就再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他又轉了幾條街，看見有一片屋子正在着火，一大羣男女老少，拖着、拉着、哭着、叫着，滿街亂竄，不知向那裏躲藏纔好。忽地又是一個礮彈落了下來，一聲炸裂，一片狂嚎，幾處呻吟——那臨死最後的呻吟！皖生把眼一閉，急急往前緊走幾步。忽地腳下一絆，幾乎把他絆倒。他望下一看，月色正照在一個女尸身上，血肉模糊的一條腿炸去了。還有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爬在尸身的胸上，在吃奶。

他至城牆的腳下，月色已全從烏雲中流出，他看見城牆內面土坡子上

已積了不少兵的尸體，有的還在尸堆裏呻吟。他就地上檢起一支槍，又在尸體上解下子彈盒子，彎了腰爬上去。剛到城堞的時候，又一個尸體滾下來，恰巧把他絆了一跌。他爬起來，跑上城堞，四邊望望，見一段十幾丈長的地方沒有兵了。他伸了頭向城外看看，颯的一聲，一個槍彈掠着他的耳脣飛過去。他急忙縮回頭來，閃開五六個城垛再探頭望望，借着月色看見城下有幾十個倭奴想在那段空虛的地方爬城。他們架肩而上。皖生瞄準下層的一個，開了一槍。這恰巧教他打中了，下層一倒，上層的都滾在城壕裏。

但不久他們又都靠攏上來。皖生又開了兩槍，一槍命中了一個，一槍打個空。他心裏正在看着着急，忽聽背後有人問道。『你是什麼人？』

『便衣隊』。』皖生信口答。

轉回頭來看見來了十幾個兵。他指給他們看城下的倭奴。

他們立刻打下一排槍去，打中了兩三個，其餘的倭奴退藏在麥田裏。

好久沒有動靜，他們以爲倭奴退了，大意的靠近城堞口往外望。忽然對面一閃火光，轟的一聲，一個礮彈子掃去了一個城堞，礮花四裂，城上的人死傷了一大半。大家急忙閃開，接着又打來了一礮，這一礮打了個空。

停了不到十分鐘，十幾個倭奴又攏到城下來。城上又打下了一排槍，他們又都退伏在麥田裏。

如此相持了幾分鐘頭，城上的幾個人只剩下皖生與另一個兵了，皖生左臂上也受了傷，他用手巾纏着。

東方漸已放白，敗兵集中攻東北城，西城漸漸鬆了。皖生從褲袋裏掏出一包煙來，讓那個兵道，『抽煙？』

兩個人背着城堞坐下來，望到全城千百處礮打的傷痕，朝霧籠罩着悲悽。

不然，我們現在到了德州〔五〕了。』皖生說。

『可惡的，這一晚打死了不少的兄弟們！』兵說了用力抽了一口煙。

「我們還够再打一天的？」皖生在盼望。

那個兵搖搖頭。袋子裏掏出個饅頭，讓皖生道，「吃點？」皖生搖搖頭，又拿出支煙來充飢。

「老鄉，你的樣子不像當兵的。」兵在吃着饅頭端詳他。

「樣子不像不管，打仗像不像吧？」皖生笑着問他。

「像！沒見過你這樣好傢伙(六)！」兵有點崇拜他。

兵的肚子得到安慰，嘴裏的話就多起來。「喂，這次幫忙的真多啦。昨天下午我們在南城，有一個學生來幫我們。好傢伙，打的潑刺(七)極了！可惜，他不懂得躲藏，不久就受傷了。」

「你說昨天下午？」皖生問。

「不錯。」

「什麼樣子？」

「比你矮不多，長的(八)真有點像你。」兵在仔細打量皖生的眼睛。

皖生手裏的半截煙落了地。

「穿的藍色學生制服？」他急着問。

「不錯。」

「傷的重不重？」他張了口望答復。

「左肩窩，有人救也許不至於死。噫，我們那裏顧得！他倒下去嘴裏還叫媽媽。我們都笑他要吃奶。」

皖生忽的站了起來。

「要回家？」兵問。

「不，去南城。」

「救人？」

「我的兄弟！」他說了就往南走。

「哎！」兵有點歎息。

此時東北城的礮火忽然緊起來。城上的吶喊，城裏的哭聲，一時高漲

，礮火像已逼壓到城根。

皖生的臉轉過來，對着東北城獸獸的望。耳邊只聽見那個兵說道，「完了完了！東北城的人不够，我去。」

皖生看着那個兵站起身，肩了槍，就向東北城走。

「站住！」皖生喊。

兵回頭見他不往南走，只是獸獸的站着望東北城。

「什麼事？」兵問。

他不言語，還是獸獸的站着。

「我去啦。」兵講。

「我同你一塊去。」

「你的兄弟呢？你不去救他？」

皖生搖搖頭，用袖子擦一擦眼淚，同那個兵一齊向東北城礮火正濃的地方跑去。

本篇採自現代評論，畧加刪節。

注 [一] 濟南，卽山東歷城縣。 [二] 膠濟鐵路，自山東膠縣之青島至濟南，長七八八里。 [三] 噫，馬，上。應諾聲，並有懷疑而請再講下去的意思。 [四] 便衣隊，謂不著軍服在敵方暗中進行襲擊的軍隊。 [五] 德州，今山東德縣。 [六] 傢，4—Y，平。伙，丁×乙，上。好傢伙，贊許他人之詞。 [七] 潑刺，勇悍之意。 [八] 長的，猶言生得。

五二 任公畫像贊

彭紹升

公名環，字應乾，潞安長治 [一] 人。嘉靖 [二] 中，官蘇州 [三] 同知 [四]。海上倭起，由越入吳，殘殺甚衆；長吏不習兵，率觀望畏縮。公慷慨請於上官，募新兵，奮死擊賊，累十餘戰，輒捷；而公亦身中數創；賊遁，蘇松 [五] 以安。論功，遷山東參政 [六]；以母喪，乞歸終制 [七]，卒於家。蘇人祀之。

方公在軍，其子馳書力勸公還官；公諭之曰：『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一舉殄滅之，嚼齏 [八] 裹革 [九]，此其時也。』

。脫有意外之變，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成就一個「是」而已。聖人謂殺身成仁〔二〇〕，我於此句曾體認一番；此志定，順理而行之，死、生一也。』予讀公書，肅容而歎曰：『偉哉任公！其可謂烈丈夫矣！』公八世孫兆麟以公畫像請贊；贊曰：

其氣溫溫，其容恂恂〔二一〕，胡然〔二二〕變色，叱咤〔二三〕風雲。惟忠故勇，見賊忘身。海濤峩峩，出生入死，殲彼鯨鯢〔二四〕，活我赤子〔二五〕；功成告歸，廟食千祀〔二六〕。我讀公書，兩言在耳：『咬定牙關，成一個「是」；』持以贊公，佩之沒齒〔二七〕。

作者生平事實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清江蘇長洲人，乾隆進士。工古文，著有《林居集》。

注 〔一〕潞，ㄉㄨˋ，去。潞安，舊府名；長治，今山西縣名，即舊潞安府治。〔二〕嘉靖，明世宗年號。〔三〕蘇州，舊府名，府治即今江蘇省吳縣。〔四〕同知，官名，明清府州皆設此官，以輔助知府知州之行政，位在其次。〔五〕松，今江蘇松江縣等地。〔六〕參

政，官名。明於各省布政使置左右參政，輔助布政使，位在其次。〔七〕居父母之喪曰守制。終制，謂守滿三年之喪制。〔八〕氈，毛織物，似呢而厚過之。漢蘇武出使匈奴，不肯降。匈奴乃幽之於大窖中，絕其食。武嚼氈度日，不以爲苦。〔九〕革，獸皮也。漢馬援少有。大志，嘗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屍，安能死於兒女子手中耶？』言人當爲國出力，戰死疆場也。〔一〇〕殺身成仁，孔子之語。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今稱舍己爲羣而死曰殺身成仁。〔一一〕恂，厶，平。恂恂，溫恭貌。〔一二〕胡然，忽然也。〔一三〕叱，彳，入。咤，屮，去。叱咤，怒聲。〔一四〕鯢，广，平。鯨鯢，凶猛之大魚，喜食小魚，喻凶暴之人。〔一五〕赤子，百姓也。書經：『如保赤子。』〔一六〕祀，年也。千祀，猶千秋。〔一七〕齒，年齡也。沒齒，謂至死也。

五三 最後一課

都德著
胡適譯

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記不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吧。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

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一〕。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開講了，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

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可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可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恭恭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許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句話，就像受了電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

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得很！

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够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

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音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這裏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櫈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紫藤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此地了！我

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裏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面的赫叟那老頭兒帶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Pa Be Bi Bo Bu Ca；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吧。』

本篇採自胡適譯短篇小說。

作者生平事實

都德

Alphonse Daudet

法國寫實派小說家，一八〇四年生，一八九七

年死。

注「一」公元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兩國戰爭。法軍大敗，國都巴黎被陷。至一八七一年九月，兩國訂立和約，法割阿色司 Alsace 娜戀 Lorraine 兩省，賠款五十億法郎於普。此篇所寫正在甫割地後，故有普軍在那裏操演。「二」柏林 Berlin，德國首都，街道廣潔，市政完美，爲世界繁盛都會之一。「三」阿色司省，又譯作亞爾撒斯省；娜戀省又譯作洛林省；舊時在德國西部，歐洲大戰後已爲法國所收回。「四」讀音如「ㄅㄩ，ㄅㄩ，ㄅㄩ，ㄅㄩ，ㄅㄩ，ㄅㄩ。」

五四 少年筆耕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敘利亞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色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活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並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二〕，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敘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吧。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敘利亞素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只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

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起來悄悄地著好衣裳，躡着腳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敘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腳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只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敘利亞的肩，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爲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去做吧。』

那夜到了十二時，敘利亞仍舊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只有一次，父親在食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敘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敘利亞因爲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瞌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夫！』父親拍着手叫說。敘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敘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是不能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咿呀！還是再接續做吧。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吧。」父親又接着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只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了要進出來的眼淚，但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

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是還好，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只是短短的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地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把命拚着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的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嚙淚叫着說，正要想把經過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各自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爲

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重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着說：

『呀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吧。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面來補報吧。校課原是非用功使他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為此子太不忠實，是沒有甚麼希望的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敘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夜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

好像如果睡不着，就是避了自己的義務，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样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為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吧。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便說：

『敘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敘利亞不知甚麼了，你看看他臉色的青——敘利亞！你甚麼了嗎？』說時現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把眼向敘利亞一瞟：『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爲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這樣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的人！『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吧，不再欺瞞你了。只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真決心了！』

敘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¹¹⁾，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在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¹²⁾：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父親怎樣喫驚啊！並且，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

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疊起，弄得敘利亞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重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只時時聽到遠處的吠聲罷了。敘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冊落地的時候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敘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明白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只是釘住樣地立在那裏不動。

敘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着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你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了你了！快來！」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只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五〕！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敘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他睡倒了，替他整好枕头，蓋上棉被。

敘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快去睡吧！」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攜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敘利亞因爲疲勞已極，就睡去了。數月以來，至今纔得安眠，夢魂爲之一快。醒來朝日已高，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了，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裏熟睡哩。

本篇採自愛的教育。

題解 古稱教書曰舌耕。筆耕，言備書以得生活之資也。

作者生平事實 亞米契斯 Admondo De Amicis，意大利小說家，一八四六年生，一九〇

八年死。

注 〔一〕夜間所作之工曰夜工，對日工而言。〔二〕同一動作反復爲之，日久便成習慣

。習慣有一種力量，能使人自然而然地去做這一種動作。〔三〕人受刺激過甚時，血液便

集注心臟，心頭便七上八下吊桶似的不定。〔四〕因感動過甚，故兩腕震抖。〔五〕寶寶，

父母稱兒女之親愛詞。

五五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一〕馮道傳〔二〕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三〕；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四〕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至於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五〕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六〕

孟子〔七〕曰：「人不可以無恥。」〔八〕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九〕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一〇〕鷄鳴不已於風雨，〔一一〕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一二〕，有云：「齊朝〔一三〕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一四〕。教其鮮卑〔一五〕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

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闖然〔二〕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作者生平事實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明江蘇崑山人，諸生。魯王時，官兵部職方

郎中。既而隱居山中，潛心經史。天文地理，無所不窺。性耿介，明亡，義不仕清，周遊四方，後卒於華陰。著有亭林詩文集、日知錄等。

注 〔一〕五代史，有新舊二種。此指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所撰。 〔二〕馮道傳，在新五

代史第五十四卷。道歷事唐、晉、漢、周、四朝十君，自命爲「長樂老」，歐陽修譏其無恥

。 〔三〕維，綫也，以繫網之四角，則綱舉而目張。喻禮、義、廉、恥，四者，爲維持國家

秩序之綫。 〔四〕管生，卽管仲，春秋時齊相。『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四句，卽出其所著之管子中。 〔五〕夫子，指孔子。 〔六〕『行己有恥』，句

出論語。 〔七〕孟子，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名軻，門弟子記其言行，成孟子一

書。 〔八〕『人不可以無恥』，句出孟子。 〔九〕三代，夏、商、周也。 〔一〇〕論語：『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恆彫也。』 〔一一〕詩經鄘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

見君子，云胡不喜。」詩小序：「風雨，思君子也。」〔一二〕顏氏家訓，隋顏之推撰；二卷，凡二十篇。〔二三〕齊朝，謂北齊也；高洋受東魏禪，國號齊，史稱北齊。〔二四〕書疏，解釋書中之意義也。〔二五〕鮮卑，種族名；北魏拓跋氏，卽其種人也。〔一六〕闕，昏也，蔽也。

五六 取義

孟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也，亦我所欲也，義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五〕食，一豆〔六〕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七〕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八〕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九〕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一〇〕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二〕與？鄉〔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注 〔十〕熊，丁，平。熊掌，熊之足掌，肥而鮮美。 〔五〕生，生命也。 〔五〕義

，正義也。 〔四〕辟，借用作避。 〔五〕簞，勺，平。竹器，圓形。 〔六〕豆，古時木器

，可容四升。 〔七〕噉，丁，去。噉爾，咄咄之貌，令人難堪。 〔八〕蹴，去，入。蹴

爾，以足踢物貌。 〔九〕鍾，量器名，每鍾爲六斛四斗。萬鍾，言俸祿之多也。 〔十〕加

，增益也。 〔十一〕得我，言得我之益處也。 〔十二〕鄉，丁，去。同，昔也。

五七 你發了財回來了

孫俚工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

現在到了我已經離別了六年的故鄉了。

我在途中足足跑了四天的工夫。在途中所領受的只是一些蒸騰的暑熱；眼所見的只有漫天的微塵，被來往奔走的行人揚起來的，把大地弄得如蒙着了霧氣的黃昏。

什麼是故鄉底風味？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只能在我底破碎的家裏底短牆上看見被槍彈洞穿了的 eye 孔，我只能從那 eye 孔裏覺出一種火藥底氣味，和那地上的血腥；其次要算是那實行省憲〔二〕的政府所派來的那個坐收鴉片煙稅的委員那副兇殘的面孔、饞涎的態度，倒很能使我感覺一個很深的印象。

同志們，人們是爲什麼生活着的？這個問題在我這次歸家的路途會經幾次地感覺到；……現在回到了六年沒有見面的故鄉，看見這些生活着在槍灰〔一〕裏面的兄弟輩，呻吟在兇殘的政治底下的父老們，這個問題不禁得又深深地感到了。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

你發了財回來了

『你發了財回來了。』

這是阿誰用了半驚嘆半疑問式的語氣對我說話。

不，誰看見我都是這般的說，誰見了我都是用了這般半驚嘆半疑問式的語句來恭維我。我底父親對我這樣說，我底母親對我這樣說，我底伯父叔父對我這樣說，我底諸位嬸嬸對我這樣說，我底兄弟對我這樣說，我底左右鄰居對我這樣說，我底家裏一個老工人趙五也對我這樣說；甚至鄰家底一個看牛的小孩，是前年從安化逃荒的難民中買得來的，他從未會見過我，也是對着我這樣地說。

同志們，你們說我有什麼話好同他們談談呢？我看見他們那種無聊的樣子，聽見他們那種可憐的聲音，簡直哭也不好，笑也不好。

我要詛咒故鄉了！而且我要詛咒人生了！而且，我要詛咒馴服在威權勢力底下，一隻手也不伸，一口氣也不吐的被壓迫者、被侮辱者、被損害者底人生了！而且，我要詛咒那自己沒有生存的力，只死呆呆地等着承受

人家底慈悲與恩惠的底人生了！

『你發了財回來了：』

我從這裏面看出了人類底墮落，我從這裏面看出了人類底悲哀，我從這裏面看出了人類前途底絕望！

託爾斯泰

在懺悔

裏

裏有一段話說得好：——

『東方有一舊小說，說一位旅客走到曠野，被一隻猛獸追趕來；因爲自救，這位旅客跳進一口乾井裏去了，但是他看見井底下有一條張着口的龍要吞他。這可憐的人怕着猛獸不敢出去，又怕着龍不敢下去，於是他用手握住長在井隙中的一棵野草枝上。他底手臂漸漸乏了，他覺着他不久就要滅亡了，那死亡在各方面等候他，但是他仍然握住那草枝。以後他看見兩個耗子，一個是黑毛，一個是白毛的，他們努力圍繞着那草幹咬。這枝草不久要脫下去了，他必定要落在那龍底口裏。這位旅客看着這個情形，曉得他免不了一死，那時候他仍然在井牆當中懸挂着。但是他四圍一看，

你發了財回來了

見野草葉上有幾滴蜜，於是伸出他底舌來去舐嘗。……』

同志們，「你發了財回來了，」我看就是人生底井牆裏的野草上面的蜜。明知道井上有猛獸，井中有毒龍，所握住的野草又被兩個耗子咬着，但是幾滴的甜蜜，還不肯捨棄了，還用舌子去舐嘗，作暫時的安慰！

「你發了財回來了：」

於是他們便從心底裏喊了出來。

於是我便從這裏面看出人生底究竟。

同志們，你們說是不是呢？

本篇節錄生命底傷痕歸家篇。

注 〔一〕民國九、十年之交，聯省自治之說曾盛行一時，湖南、浙江、等省皆制定省憲法，湖南且嘗實行之。〔二〕槍灰，猶兵火也。〔三〕安化，縣名，在湖南省。〔四〕託爾

斯泰 *Tyoff Nikolajevich Tolstoy*，是俄國的大文豪大思想家，一八二八年生，一九一〇年死。〔五〕懺，忏悔，去。懺悔，是託爾斯泰有名著作之一，寫內心之苦悶悲痛及其懺悔。

五八 文天祥

文天祥，吉之吉水〔一〕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童時嘗遊學宮，見所祀鄉先生〔二〕歐陽修〔三〕胡銓〔四〕等像，皆諡〔五〕曰「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六〕其間，非夫〔七〕也。」

德祐〔八〕初，元〔九〕軍沿江東下，京師〔一〇〕震動，詔天下勤王〔一一〕。時天祥在贛州〔一二〕，招募豪傑，有衆萬人，將以入援。其友止之曰：「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以國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無一人一騎赴救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則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國其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日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

宋〔一三〕亡，天祥兵敗被俘，繫送元京。途中絕粒八日，不死。至燕〔一四〕，館中供張甚盛，而天祥不寢不食，危坐達旦。元世祖〔一五〕欲其降，遣

人諭之，天祥曰：『國亡，吾有死耳。』幽之三年，終不可屈。殉國前數日，世祖召天祥入，問曰：『汝何願？』天祥曰：『但願得一死。』世祖猶未忍，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被害。死後，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本篇依據宋史天祥傳作成。

注 〔一〕吉水，今江西吉水縣，宋時屬吉州。 〔二〕鄉先生，指本省或本縣之先輩有道

德文章功業者。 〔三〕歐陽修，字永叔，北宋江西廬陵人。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古文最

擅名，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五代史及詩文集。 〔四〕銓，字平，胡銓，字邦衡，

北宋江西廬陵人。舉進士，官樞密院編修，上書請斬秦檜，直聲震天下。卒諡忠簡，著有澹

菴集。 〔五〕古代帝王或大臣死後，按其行狀，加以適當之稱號曰諡。 〔六〕俎，P×，上

。俎豆，祭器也，俎方豆圓，皆木製者。沒不俎豆其間，謂死後不能在學宮享俎豆之祭也。

〔七〕夫，丈夫也。 〔八〕德祐，宋恭帝年號。 〔九〕元，朝代名。南宋末年，蒙古族崛起

於北方，後入中國，稱元。「一〇」京師，指臨安——今浙江杭縣，南宋都此。「一一」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一二」贛，《馬》，去。贛州，今江西南部贛縣等地。「一三」宋，指南宋。自北宋爲金人滅後，高宗趙構南遷臨安，是爲南宋，傳十六主一百四十九年。「一四」燕，指燕京，即今北平，當時元已都此。「一五」元世祖，名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孫。至元十五年，執文天祥，滅宋而有中國，在位三十五年。

五九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鄉先輩左忠毅公〔一〕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二〕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三〕，史朝夕窺獄門外。逆關〔四〕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五〕，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

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六〕}，僞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七〕}，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

〔八〕

末，流賊張獻忠出沒

斬黃潛桐

〔九〕

間，史公以鳳廬道

〔一〇〕

奉

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一〕}，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作者生平事實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工古文，爲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望溪文集等。

注 〔一〕左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萬曆進士，後爲魏忠賢所害，與楊漣同死於獄，謚忠毅。 〔二〕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明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被執，不屈死。 〔三〕明成祖立東廠，緝訪謀逆妖言等，使太監領其事；其獄謂之廠獄。天啟五年，楊漣左光斗草奏劾魏忠賢及魏廣微，爲忠賢詞知；先二日削二人籍，復假汪文言獄，入漣及光斗名，逮之下獄；酷刑脅承受楊鎬熊廷弼賄；二人不勝其苦，俱死於獄中。 〔四〕閹，一馬，平。逆閹，謂魏忠賢也。 〔五〕炮烙，酷刑之一種，以熾鐵烙膚也。 〔六〕鑊，彳，平。長鑊，農具，鋤屬。 〔七〕設計羅織以陷人於罪也。 〔八〕崇禎，明思宗年號。 〔九〕斬，く，平，今蕪春縣；黃，今黃岡縣；並屬湖北。 〔一〇〕鳳廬道，卽鳳陽廬江二府之兵備道也。 〔一一〕更休，更番休息也。 〔一二〕更休，更番休息也。

六〇 街之樹

愛羅先珂著
胡愈之譯

在這都市的大街裏 我認識一棵大樹。這樹靜悄悄的矗立着，如今不說什麼了，他什麼也不想說了。我不知道這樹有多少年紀，也不知道有多少老了；但是我卻確實知道這樹見過這國度裏許多帝王的尊榮，而且也見過他們的衰敗和滅落。他看見過這地方的百姓們受本國高級的強盜的搶劫，他又看見過百姓們受外國低級的強盜的搶劫。在那時候，他哭起來了，而且向着風兒央求道：『啊，風呀，快把我吹倒了吧，我不願再見這世界了！』但是風兒只向這樹行了個敬禮，因為這樹已是這樣地老了。到了如今，這樹看見百姓們被本國人搶劫着，同樣地更被黃種和白種的外國人搶劫着；可是如今他不說什麼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這是什麼緣故 我全然不知道。

這樹看見過這地方的百姓們，奴隸模樣地在泥土裏跑着，伺候他們當中的大人先生；他又看見過百姓們搖尾乞憐地拜倒在外國屠戶的跟前。在那時候，他便向那建造西洋風的新街道的砍木工匠嚷道：『啊，快砍，砍

了我吧！快砍，快砍！我不願意再見黃種的惡魔，也不願意再見白種的魔鬼，我不願意再見奴性的百姓，更不願意再見奴性更深的官員了！」但是砍木的工匠們只向這樹側着他們的帽子，因為樹是這樣地老了。到了如今，這樹看見這地方的百姓們，匍匐在泥土裏，生活在塵沙中，誠惶誠恐地頂禮膜拜本國和外國的屠夫們；可是如今他不說什麼了，他什麼也不想說了。這是什麼緣故，我全然不知道。……

本篇節錄東方文庫枯葉雜記。

作者生平事實 愛羅先珂 Vasily Eroshenko，是俄國的盲詩人；民國十一、二年間，曾來我國。

六一 可憐憫者

周作人

藹里斯 [1] 是英國有名的善種學 [2] 和性的心理學者，又是文明批評家；所著的新精神，是世界著名的一部文學評論。今天讀他的隨感錄，看見有這一節話：

『生長在自然中的生物，到處都是美的；只在人類中間纔有醜存在。野蠻人也幾乎到處都是殷勤而且和睦；只在文明人中間纔會有苛刻與傾軋。』

亨利愛理斯在紀述他十八世紀時在赫貞灣 的經歷的書中說：有一羣愛思吉摩人——特別慈愛他們的小孩的一個民族——到英國居留地來，很哀傷的訴說他們所受的苦難與大饑荒，以至他們的一個小孩因此被吃掉充飢了。英國人聽了只有笑，那些生氣的愛思吉摩人便走去了。在那時候，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什麼野蠻人聽了會發笑呢？我記起幾年前曾看見一個人走進火車，把別個旅客放在角裏保留他的坐位的毯子丟在一旁，很強頑的占據了這個坐位。這樣的一個人，如生在野蠻人中間，存活得下去的嗎？現在浮在大家目前的善種學理想，即使不能引導我們到什麼天國裏去，只要可以阻止我們中間比有禮的野蠻人更低級的人類的發生，那就已經有了他的效用了。』

我讀了不禁想起上海商報館書記席上珍女士縊死的事件。她死在報館

裏，據說她的同僚便在旁邊做起滑稽詩或擬悼亡詩來。我不忍相信，但是看近來報紙上的滑稽趣味的趨向，我相信這是會有的事。野蠻人看見他的同伴死了，決不會歡喜跳舞的，便是在高等動物界裏也決不會，——除了狼以外。

該得詛咒的是那偽文明與偽道德，使人類墮落成爲狼以下的地位的生物，——而他們則是可憐憫者。

本篇採自談虎集。

注 [一] 葛里斯 Havelock Ellis，一八五九年生。 [二] 善種學 Eugenics，或譯優

生學，或譯人種改良學，是研究怎樣使人類產生的子孫，精神身體都盡善盡美的一種科學。

[三] 赫貞灣 Hudson Bay，是北美洲英領加拿大北部的一個大海灣。 [四] 愛思吉摩人

Eskimo，是一種黃色的民族，散處在北美洲北部海岸至北極諸島間。

六一 新製布裘

白居易

桂 [一] 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朝擁坐至

可憐憫者 新製布裘 雪後

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
丈夫貴兼濟〔二〕，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三〕，穩暖皆如
我，天下無寒人！

作者生平事實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山西太原人。其詩富於同情，多描寫

民間疾苦之作，詞句亦淺顯易解，可當平民文學之稱。著有白氏長慶集。

注 〔一〕桂，今廣西省之別稱。〔二〕兼濟，猶博施濟衆。〔三〕垠，一，平。界限

也。四垠，猶四方之地，普天下之意。

六三 雪後

康白情

雪後北河沿〔一〕的晚上，沒有軋軋的車聲、嚶嚶的歌聲、啞啞的鳥聲，
，……也沒有第二個人在那裏走路。

雪壓的石橋、雪鋪的河面、雪花零亂的河沿——一片瑩光，襯出那黑
影迷離的兩行稀樹。

遠天接地，彌望模糊。

隔岸長垣如帶，露出了垣外遮不盡的林梢；更綴——
——看到燈知是長垣盡處。

兀的不是一幅畫圖！

* * * * *

人在畫中行，還把格呀格的腳聲，偷閒暗數：一步！……兩步！……
三步！……

怎麼？好像不是走在這裏樣呢？溜來欲滑，踩去還酥——記取絨絨春
草江南路。

忽見有淡淡的影兒，纔知道中天月色如許。

本篇採自詩今選。

注 〔一〕北河沿，北平城內地名，舊北京大學——今中華大學——文科法科設於此。

六四 生機

沈尹默

枯樹的殘雪，漸漸都消化了；那風雪凜冽的餘威，似乎敵不住微和的

春氣。

園裏一樹山桃花，他含了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不但這裏桃花好看，到處園裏，都是這般。

※ ※ ※ ※ ※

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地上嫩紅芽，更僵了發不出。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挫折；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他們暗地裏卻一齊換了顏色〔二〕！

本篇採自新青年。

注〔二〕柳條至春天，漸呈黃綠色。